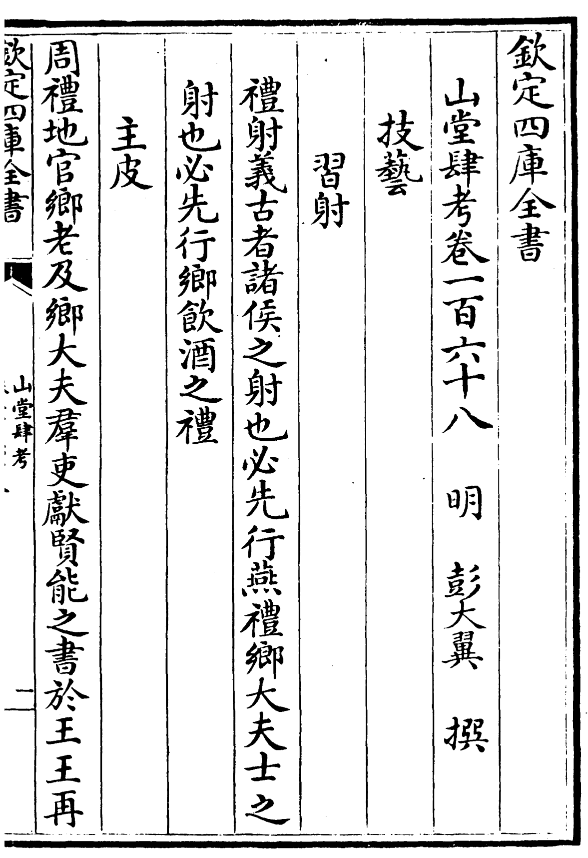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技藝

習射

禮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主皮

周禮地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

拜受之登于天府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和内志正也容外體重也主皮中也和容中不驕也不中不慴也興舞其節比于樂也

繹志

禮射義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志也

觀德行

射義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注云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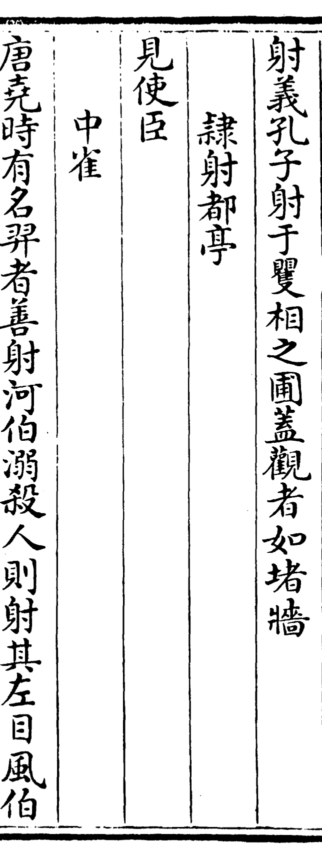
度也一終為一節

飾禮樂

射義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因而飾之以禮樂也

觀射矍相



射義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

隷射都亭

見使臣

中雀

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猰貐之屬有功于天下死為宗布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羿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其殺之乎

賀請左目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射妙中高出天下

下鵰

魏宗室幹以三箭下雙鵰軍中號曰射鵰都尉

由基穿柳

史記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矣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吾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不以善

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令公之功多矣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柳渾貼梅

唐柳渾與瑯琊王射嫌其布濶乃摘梅貼烏珠之上發必命中

射獲十禽

見孟子

射貫二鵰

唐高駢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落鵰侍御齊斛律光神武授以都督嘗從文襄獵見雲表一大鳥射之中頸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歎曰此射鵰手也號落鵰都督

射虎飲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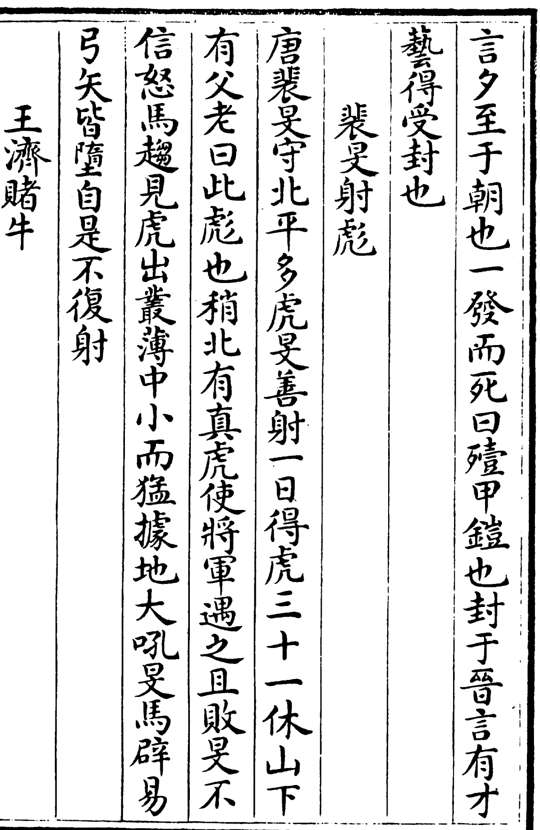
見石

射兔没鏃

北史李遠出獵見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鏃入寸餘細視之乃石也

獳襄射鴳

國語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顔乃趣赦之注云鴳扈小鳥也聞之夕



言夕至于朝也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封于晉言有才藝得受封也

裴旻射彪

唐裴旻守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見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濟賭牛

晉世說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駮物無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破胡走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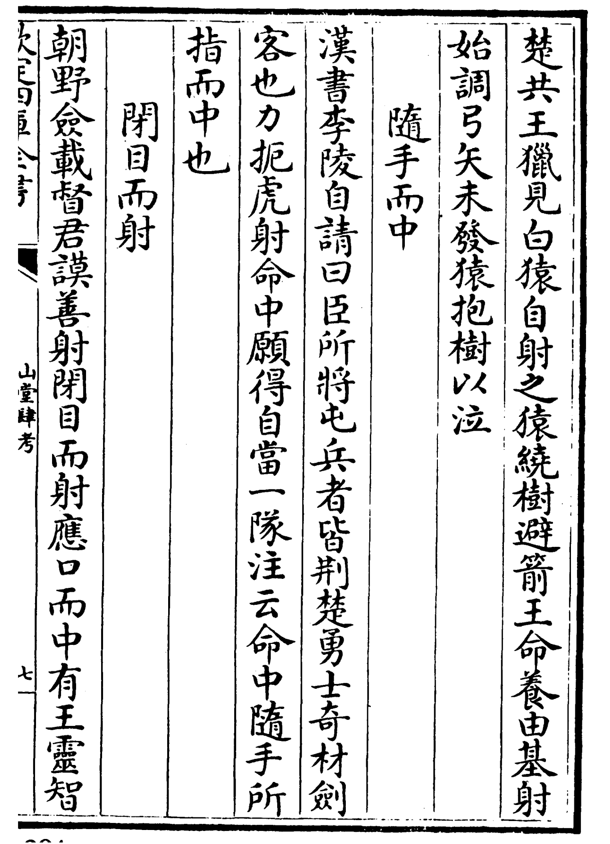
瑯琊郡公賀拔勝字破胡尤工武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彎弓獸伏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目不瞬也以告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會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于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荊棘之端扞之而無差於是二人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于人注云亞次也使其次更學視也

調弓猿號



楚共王獵見白猿自射之猿繞樹避箭王命養由基射始調弓矢未發猿抱樹以泣

隨手而中

漢書李陵自請曰臣所將屯兵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注云命中隨手所指而中也

閉目而射

朝野僉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

者學其法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殺之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齧其鏑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鏑耳

射中鷺目

孔帖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稹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之帝下詔褒美

射中鵞毛

天寶遺事羽林將劉供善騎射甞對御使人于風中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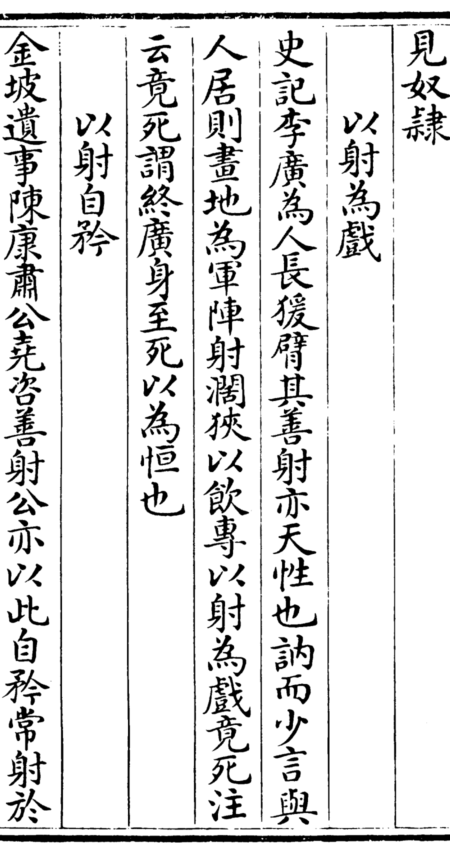
鷙毛供連箭射之無有不中者帝賞歎厚賜焉

引弓射妻

列子曰中山公子牟者魏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公子牟變容曰子何狀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甚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注云括箭之末受弦處也

激矢殺子



見奴隷

以射為戲

史記李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訥而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陣射濶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注云竟死謂終廣身至死以為恒也

以射自矜

金坡遺事陳康肅公堯咨善射公亦以此自矜常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

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于地以一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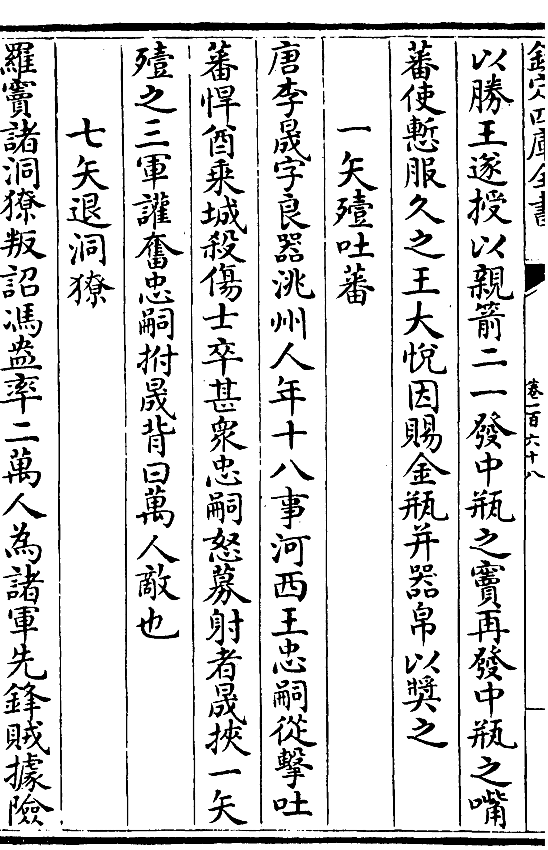
射中戟支

漢袁術遣將紀零等攻劉備呂布謂零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圍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圍乃令

軍候植戟於營布彎弓而顧曰請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各解兵不中者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零等皆言將軍天威也罷去

射中瓶賫

吳越史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仍以弧矢大誇于吳人武肅王宴之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金瓶置射堋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使一發中瓶之賫武肅王使崔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兼嘴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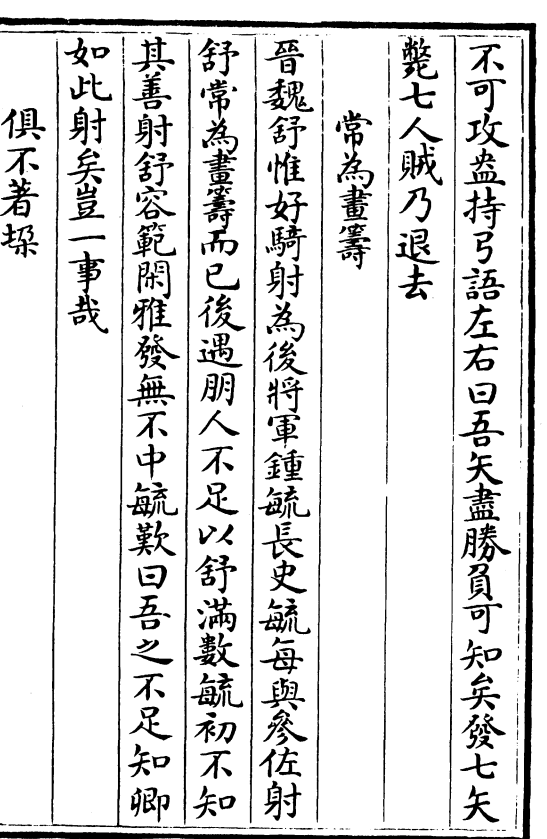
以勝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竇再發中瓶之嘴蕃使慙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并器帛以奬之

一矢殪吐蕃

唐李晟字良器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拊晟背曰萬人敵也

七矢退洞獠

羅竇諸洞獠叛詔馮盎率二萬人為諸軍先鋒賊據險



不可攻盜持弓語左右曰吾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乃退去

常為畫籌

晉魏舒惟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俱不著堋

啓顔録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垜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緩箭弱臂馭强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瑀與詢有隙

三發連中

薛公達佐鳳翔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衆軍莫能中公達投弓矢揖曰當為公誰三發連

中衆大呼笑

一發輒中

五代史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安重榮重榮母兄皆以為不可重榮業已許穎陰母兄共謀穎陰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兄卜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與重榮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投壺

禮記疏投壺有三處日中則于室日晚則于堂大晚則于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中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司射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

請以樂賓

禮投壺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殽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注云中者盛算之器算即馬也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習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

可以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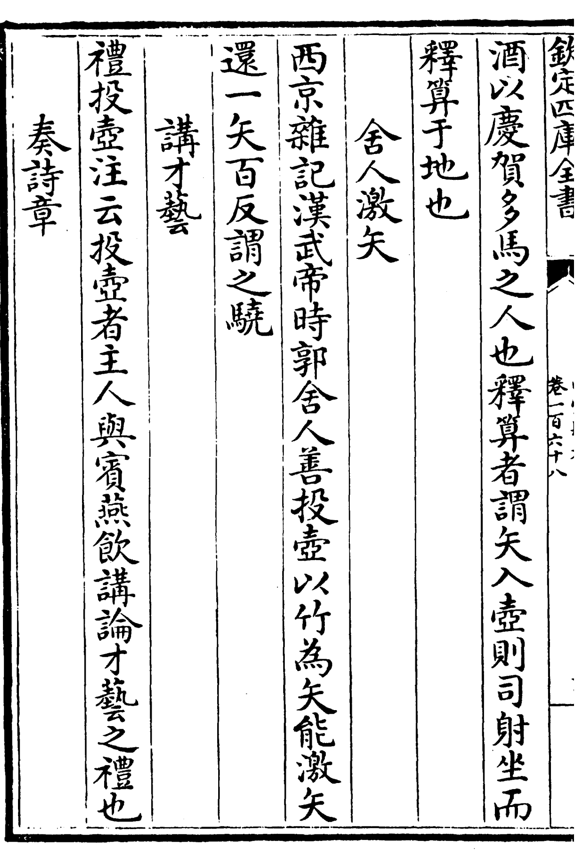
司馬君實曰古者君子射以觀德其心平體正端一審

度然後能中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後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

司射釋算

禮投壺司射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注云司射執八算起而告於賓曰

投矢于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若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為勝者立馬謂取算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一馬從三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則撤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


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釋算者謂矢入壺則司射坐而釋算于地也

舍人激矢

西京雜記漢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驍

講才藝

禮投壺注云投壺者主人與賓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奏詩章

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注云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太師樂官之長

告賢

禮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云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

算為奇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中雋

左昭十三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諸侯師矣壺何為焉以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對酒投壺

見將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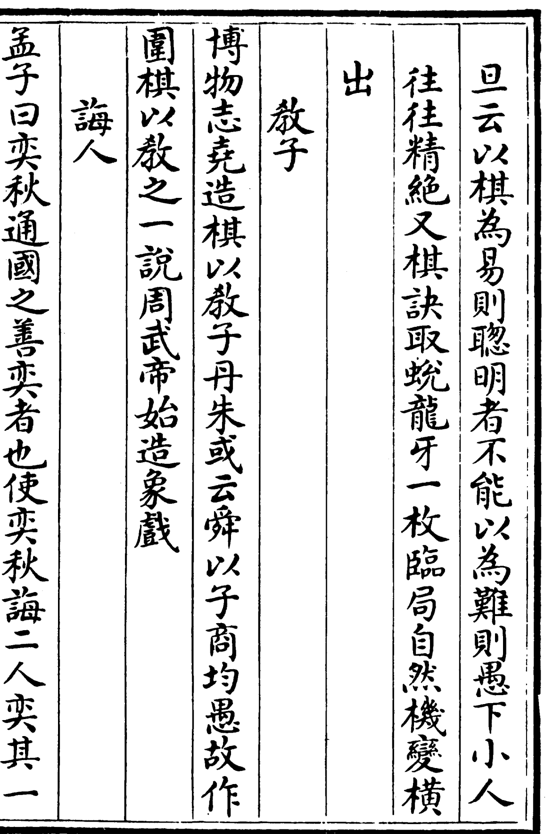
隔障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而出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

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甞為小障置壺于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又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又聞見録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弈棋

揚子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歸田録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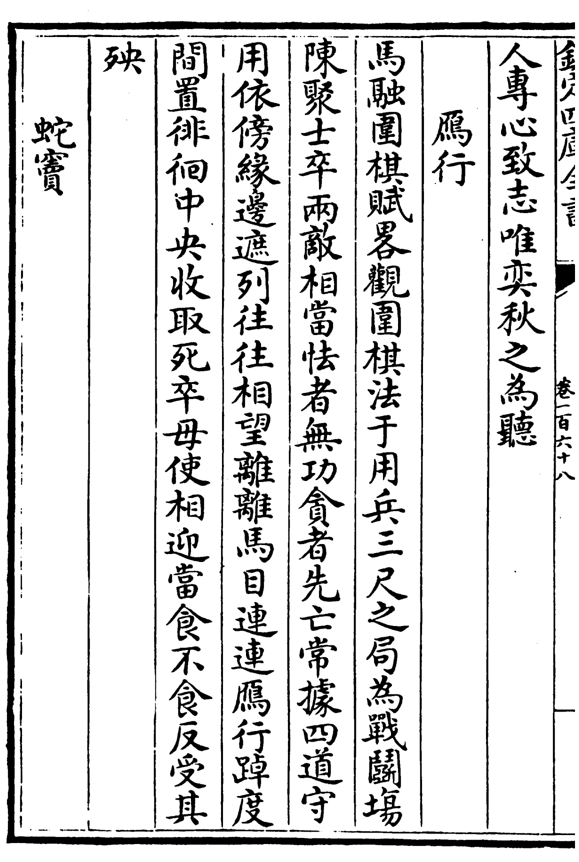
旦云以棋為易則聰明者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絶又棋訣取蚖龍牙一枚臨局自然機變横出

敎子

博物志堯造棋以敎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敎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

誨人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



人專心致志唯奕秋之為聽

鴈行

馬融圍棋賦畧觀圍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常據四道守用依傍縁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踔度閒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毋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

蛇竇

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道士顧謂曰子亦愛此否答曰入猶蛇竇出似鴈行道士笑可其說

坐隱

世說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會戲中郎王坦之也

手談

世說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奕棋補郡

南史羊玄保為黄門侍郎善奕棋宋文帝與對奕玄保勝以補宣城太守

圍棋睹墅

晉史苻堅率衆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别墅親朋畢集與張玄圍棋賭别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遂遊陟至夜

乃還

王粲覆局

魏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悞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王質爛柯

見山下

問易

世說袁虎與人共在牕下圍棋殷仲堪在裏問袁易義

袁應答如流圍棋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

賭詩

吳曾謾說王荆公在鍾山下棊薛昂門下與馮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為代作今集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達出知金陵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座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棋按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說

好奕被論

吳蔡頴在東宫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韋曜論之

好奕致嘲

梁到溉爲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鄧生倦立

北夢瑣言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名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

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碁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陳保懼償

續世說石晉時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則手亂其局懼其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

臨敵無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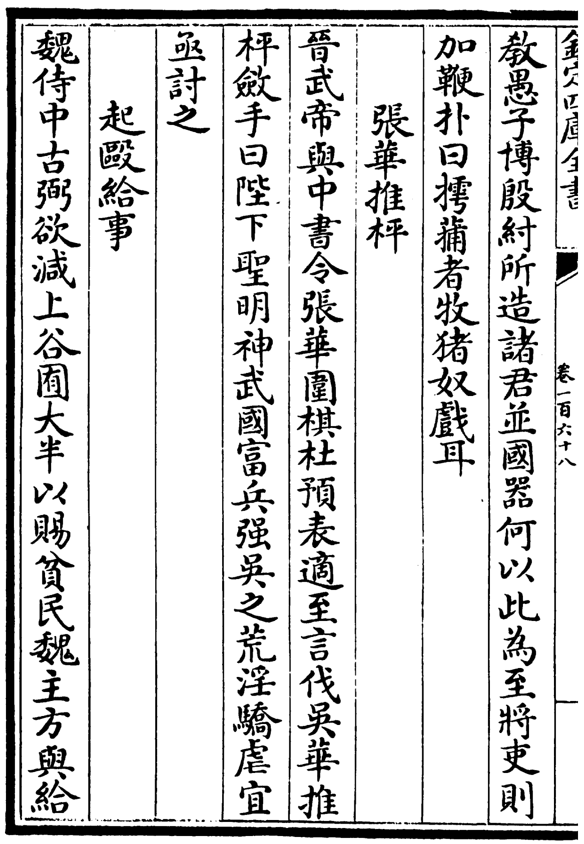
見將帥上

出遊必攜

王積薪每出遊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為局與棊子併盛竹筒中繫于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其餅餌牛酒

陶侃投具

陶侃為荆州見佐史博奕具投之于江曰圍棋堯舜以



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至將吏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

張華推枰

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杜預表適至言伐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强吳之荒淫驕虐宜亟討之

起毆給事

魏侍中古弼欲減上谷囿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

事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命決之才

宋高宗時沈之才以奕棋得幸一日在禁與同類奕上諭之曰須子細之才遽曰當念兹在兹上怒曰技藝之徒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箆二十逐之

留與決賭

鄧粲晉紀阮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

肯留與决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誓不復奕

黄魯直書博奕論後涪翁放逐黔中既無所用心頗喜奕棋紹聖四年八月丁未偶閲韋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為眞無益于事誠陶公所謂牧猪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奕棋自今以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

棋品甚拙

宋明帝棋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紿曰皇帝飛棋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愈篤

奕思甚精

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答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棋能忽奄然

羸形猛勢

杜牧送國棋王逢詩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瀟瀟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

桂慶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無語有心

江南野録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于苑中與宰相奕從謙在焉令賦觀棋詩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

遂為太守

漢陳遵父遂宣帝微時與遂有舊相隨博奕數負帝即

位以遂為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矣

得侍東宫

唐順宗初為太子王叔文以善棊得侍東宫

行酒不飲

晉世說裴遐在周馥所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顔色不變復戲如故

決事不妨

富川人毛經仕為開封州户曹性敏悟一日方與客對奕開封尹以疑獄就質令罷奕經曰決事變棋兩不相妨呼二吏讀款目視棋局耳聽所讀已而奕勝而處事中理尹稱歎薦之

乃作隱語

冷齋夜話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棋道士乃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唯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

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隱語也

故為拙行

綱目南宋孔熙先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其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江州宜出天子又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謝悰悰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于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

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欵洽遂與謀弑宋主立義康伏誅

懸局仰觀

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棋初未有得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于室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河圖數也

拈子笑視

宋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

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一著師川有愧色

僞為不勝

續世説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碁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虚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每曰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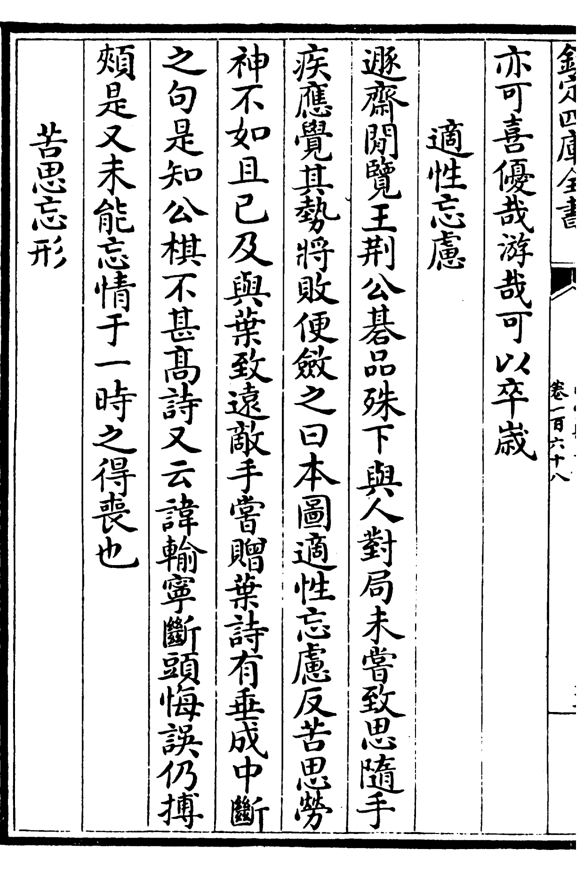
宋林和靖每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棋

賈玄詐輸

荆公詩話蘇子瞻云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嘗侍上碁太宗饒玄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于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既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子瞻喜敗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常獨遊于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因作詩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風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户外二屨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不在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適性忘慮

遯齋閒覽王荆公碁品殊下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及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葉詩有垂成中斷之句是知公棋不甚高詩又云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時之得喪也

苦思忘形

漁隱叢話介甫有絶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則所謂本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碁則不然其詩云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棊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横月落不曾知則苦思忘形較勝負于一著與介甫措意異矣

就枕閲局

東坡云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就枕閲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令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升坐說法

漁隱叢話僧寳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棋法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因棋說法法遠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

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閑門作活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麄則時時頭掉休誇國手漫説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麽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悞幾多人歐公喜歎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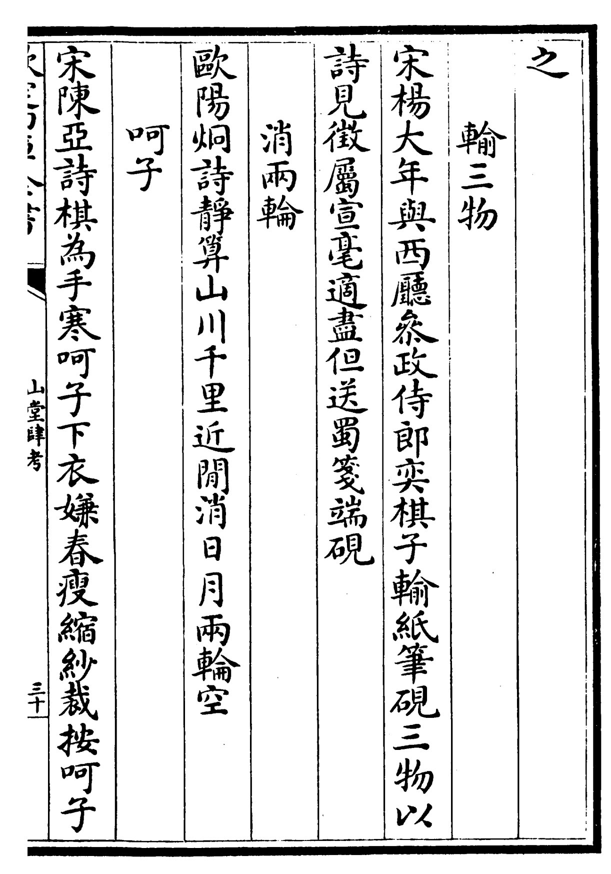
對棊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棋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

一日問李畋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以碁子役心虛已半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于碁凡有所著則不虛矣

應棋隨手

宋仁宗時李重恩善奕冠絶當世然形神昏竸時人謂之李憨奕棋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著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碁者以為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



之

輸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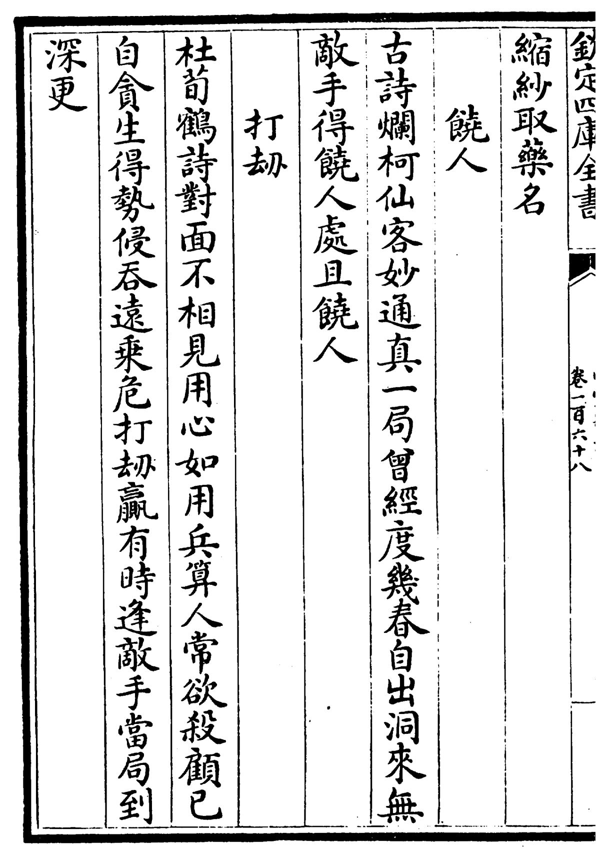
宋楊大年與西廳叅政侍郎奕棋子輸紙筆硯三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箋端硯

消兩輪

歐陽炯詩靜算山川千里近閒消日月兩輪空

呵子

宋陳亞詩棋為手寒呵子下衣嫌春瘦縮紗裁按呵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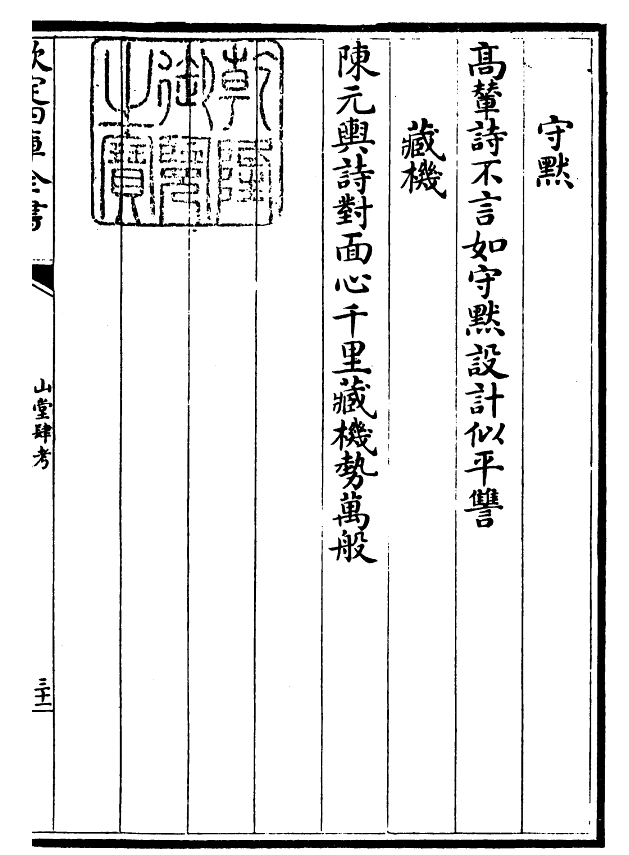
縮紗取藥名

饒人

古詩爛柯仙客妙通真一局曾經度幾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打刧

杜荀鶴詩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已自貪生得勢侵吞遠乘危打刧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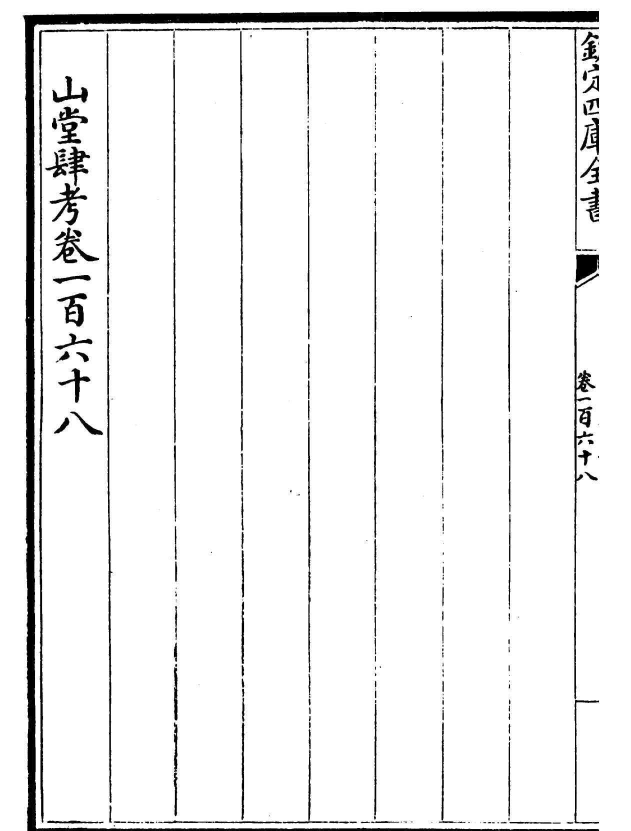
守默

高輦詩不言如守默設計似平讐

藏機

陳元輿詩對面心千里藏機勢萬般

乾隆御覽之寶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逵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技藝

博塞

博塞之戲人多謂之賭博誤矣蓋博乃摴蒱戲名世之糾率摴蒱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博物志樗蒱戲老子入胡作今人擲之為戲蓋所謂雙陸骰子也

五木

古者烏曹氏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塞為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為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為最下

五塞

鮑弘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

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注云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格五

鮑引簺經簺有四采簺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行故謂之格五漢吾丘壽王以格五名為待詔

博陸

聲譜博陸采名也曹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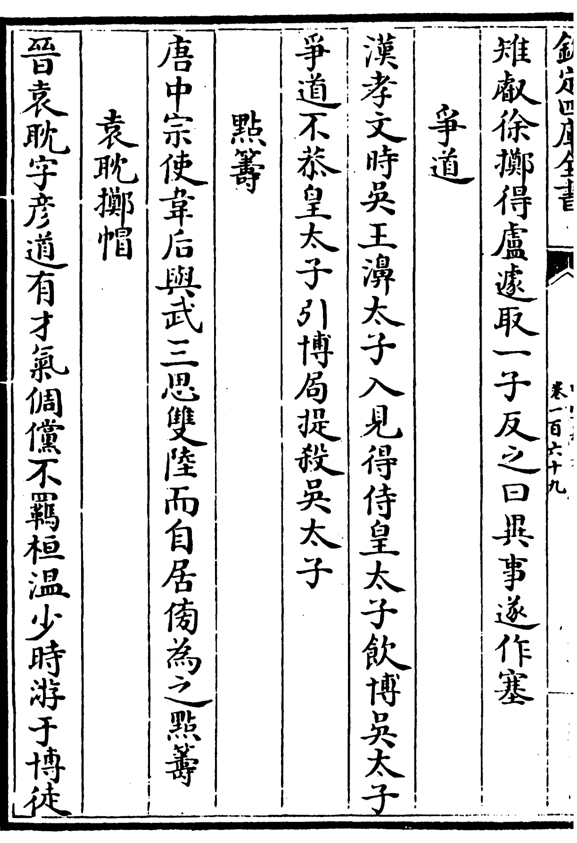
蓋投擲之義也今作骰非又洪遵序雙陸博局戲名以異木為方槃槃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其打馬拽子視明瓊為標的非圖則無以得髣髴雙陸最近古號為雅戲始於西竺流于曹魏盛于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祖播之聲詩紀于奎文閣時既久中州泯泯罕見而殊方偏澤類能為之三佛齊國曰闍婆占城曰質犂真臘曰渉

唱子成盧

南史宗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列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按一判言雙陸一帖也挼以手合而摩娑也

反子作塞

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爭道

漢孝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吳太子

點籌

唐中宗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籌

袁耽擲帽

晉袁耽字彦道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温少時游于博徒

資產俱盡求濟於耽耽時在艱溫以誠告焉耽畧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當不辯作袁彦道邪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以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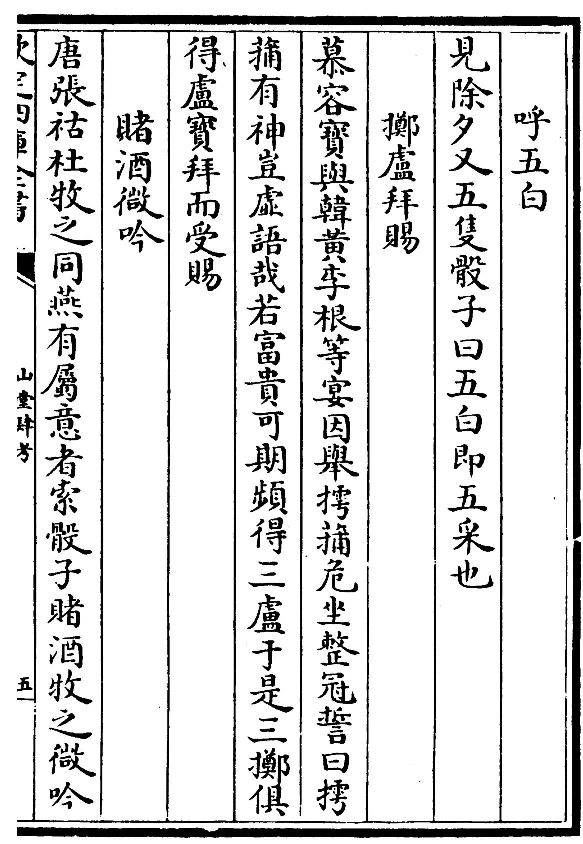
仁傑賭袍

集異記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上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

絁袍為對賭昌宗集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賜四緋

事始飾四以朱者唐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呼五白

見除夕又五隻骰子曰五白即五采也

擲盧拜賜

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宴因舉樗蒱危坐整冠誓曰樗蒱有神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于是三擲俱得盧寶拜而受賜

賭酒徵吟

唐張祜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骰子賭酒牧之徵吟

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纎纎祐廳聲曰但應報道金釵墜髣髴還應露指尖

取應日月

劉禹錫觀博論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鍒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争道

畏落坑塹

麈史鄭都官詩能銷永日是摴蒱坑塹由来似宦途蓋摴蒱所難者在于過關以前後為坑塹畏墜落耳按摴

蒲經凡近闕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闕及前一子謂之坑
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
一馬可踏三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云

洞中老翁

異苑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摴蒲以馬策拄地覩之
俄鞭爛鞍朽與樵人斕柯之事相類

浦下進士

唐房千里骰子選格序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

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骰雙陸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

伶人

說文伶人弄臣也詩注伶倫古樂師因號樂官為伶

官

皆直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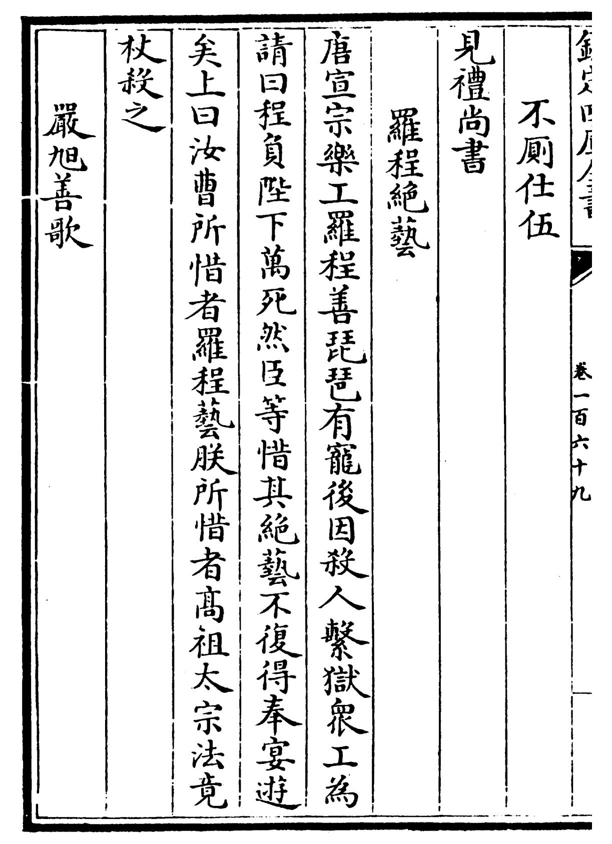
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

裴藴希㫖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户其六品

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于是四方散樂大

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置艶篇令樂

工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不厠仕伍

見禮尚書

羅程絶藝

唐宣宗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後因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髙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嚴旭善歌

唐莊宗時魏王獻故蜀樂工嚴旭唐主問旭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使之歌而善之許旭復為蓬州刺史

干豫政事

唐莊宗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其尤蠧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道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將相大臣皆憚之

采擇民女

唐莊宗時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譖殺縣令

唐莊宗時河南令羅貫性强直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一切不報由是伶宦切齒共毁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濘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郭崇韜

諫奏不已唐主拂衣起入宮自閤殿門崇韜不得入貫
竟死遠近寃之

用為刺史

唐莊宗同光二年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初胡柳
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
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
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封之郭崇韜曰今大功
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

唐主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裹紅巾

野語近者巳亥歲史嵩之為京尹其弟以叅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為官亦如此傍一人荅曰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則有萬面佛自懐中墜地其傍者曰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

作緑衣

南唐遺事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者戲作緑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荅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来因得至此

滿頭髻

宋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戰敗而竄一日内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

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太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意謂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耳葢譏童貫戰敗而竄也

二聖環

宋紹興十五年賜秦檜第于望仙橋檜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伶人致誦語有叅軍者褒衣誦檜功徳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詼語雜至賔歡既洽叅軍將就椅

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環為雙疊勝伶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愚澤二聖環且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

優人

漢賈誼策倡優下賤方朔傳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臨檻大呼

史記滑稽傳優旃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不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

之曰汝欲休乎皆曰甚幸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入門大哭

史記楚莊王有愛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有敢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馬王之所愛也

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楩楓豫章為題湊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按注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内向故曰題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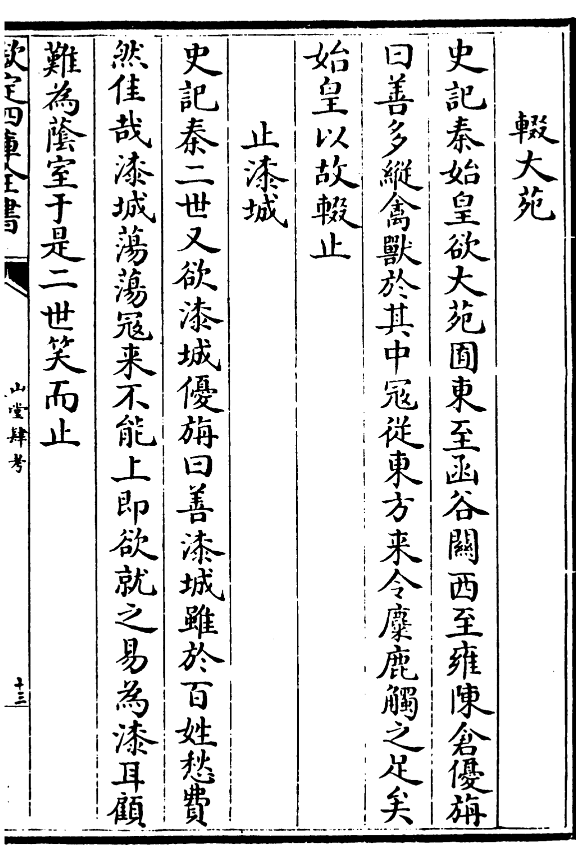
舞幕

穀梁傳魯定公十一年夾谷之會齊人使優人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戲庭

唐莊宗㓜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王笑而釋之



輟大苑

史記秦始皇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冦從東方来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止漆城

史記秦二世又欲漆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冦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于是二世笑而止

抵掌談語

見故人

抵掌詼諧

唐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豈得輒與朝政耶會其子坐贓流之注曰滑稽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又晦菴離騷集注滑稽圓轉貌綱目集覽詼譏戲也諧和合也

謠嘲京尹

唐德宗貞元中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誹謗朝政杖殺之

財享諸校

唐莊宗優人郭從謙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

之又為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讓數以私財享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至是軍士王温等作亂唐主戲謂從讓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讓益懼後李嗣源叛入大梁莊宗至萬勝不得進欲復東扼汜水從讓帥所部兵攻興教門莊宗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門髙從樓上射中莊宗須臾遂殂左右皆散鷹坊人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按李嗣源即唐明宗也

以儒為戲

韓魏公別錄武襄公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韓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迂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曰黠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武襄意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造易謝韓公於是時已知武襄有量

以聖為戲

楊公談苑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與諸王宴瓊林苑

教坊以夫子為戲太子賔客李至言于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皆優人以懲其無禮魯定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朝白於上而禁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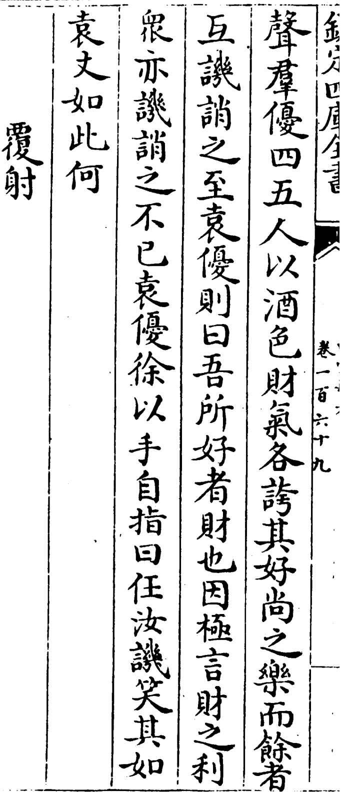
各言姓名

野語蜀優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閫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

遂各言其姓名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為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何為獨改予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各誇好尚

野語優人袁三其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治蜀頗乏廉



聲羣優四五人以酒色財氣各誇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利衆亦譏誚之不已袁優徐以手自指曰任汝譏笑其如袁丈如此何

覆射

蜥蜴

漢武帝使諸倡覆射覆置守宮盆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扐蓍布卦曰臣以為龍又無角

謂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

曰善賜帛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曰朔狂幸中耳非至

數也臣願令朔覆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

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

為窶藪上令倡監榜舍人一百

蜘蛛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

窠蜘蛛著器中使輅射之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翅翼舒張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畜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座驚喜

雞毛

魏志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射之輅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黄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鼠子

唐袁客師天罡子也高宗置一鼠子於奩令術人射之皆曰鼠客師曰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合橘令占

祿光録刻人葉簡有人將橘子合之令占曰圓似珠色如丹儻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

裹橘令射

玉壺清話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名至亟一

物令文果射之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歷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令射文果亦書四句云藹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啟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歷書石龜也

有酒有肉

吳趙達嘗過知故知故為具食曰倉卒之酒殽如何達

取盤中雙箸再三縱横之曰即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

一雄一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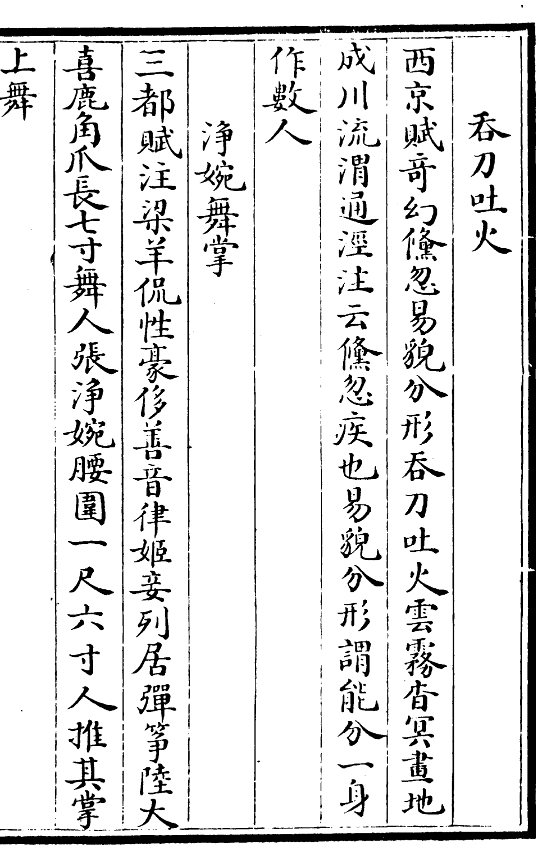
有人將雞子二箇令葉簡占之占云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

雜劇

跳劒走索

張衡西京賦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

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胷突銛鋒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注云武帝作角觝戲兩兩相當角力抵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也都盧輕體善緣橦太康地志都盧其人善緣高橦木花可為布衝狹謂捲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燕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揮霍謂丸劒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絙者也



吞刀吐火

西京賦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注云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謂能分一身作數人

淨婉舞掌

三都賦注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姬妾列居彈箏陸大喜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人推其掌上舞

荆玉反腰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幻制蛇虎

東海人黄公能幻制蛇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黄公以赤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

先造傀儡

見工匠按樂府襍録傀儡子起于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其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

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城下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平城圍得解又顏之推家訓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諸郭皆禿當時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像呼為郭禿耳宋楊大年傀儡詩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

蹴踘

徐廣曰鞠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為戲又有所謂

擊鞠者以木爲毬騎而以杖擊之即今之打毬也劉向別録蹴蹹黄帝所作以練武士或曰起戰國之時本兵勢也鞠與蹹同

鞦韆

古今藝術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也荆楚歲時記春時懸長繩於高木上士女袒服竝立其上推引之名曰鞦韆又曰施鉤涅槃經謂之骨索王延壽有鞦韆賦

藏鉤

漢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帝寵之為藏鈎之戲又荆楚歳時記歳前一日為藏鈎之戲東皐雜録孔常甫言唐人有藏鈎詩城頭旗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

戴竿

明皇雜録玄宗御勤政樓張樂百伎羅列教坊女優王大娘善戴竿舞頭戴長竿施木山狀如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立其上而舞中音節時劉晏以神童名見樓上帝命賦詩立進一絶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只有長竿

妙入神誰謂綺羅番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貴妃甚嘉賞置於膝上為傅脂粉又顧況有險竿歌柳曾有險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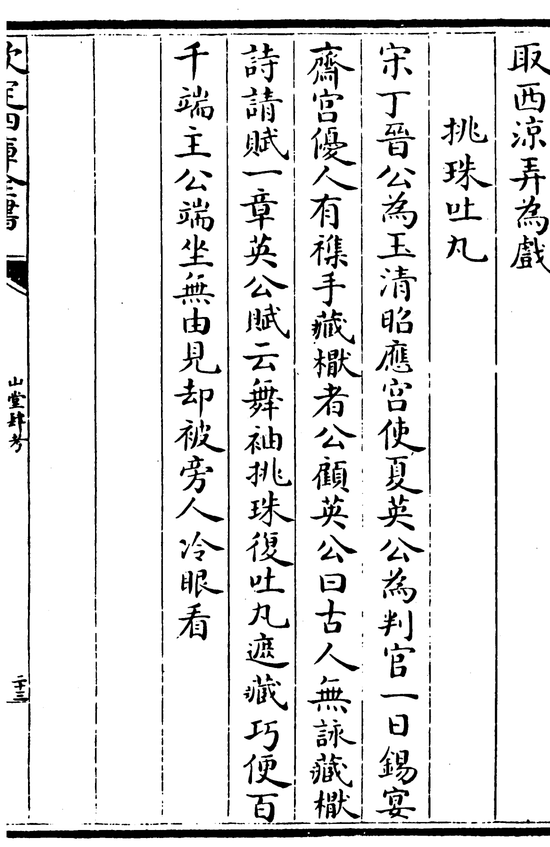
娛賓犒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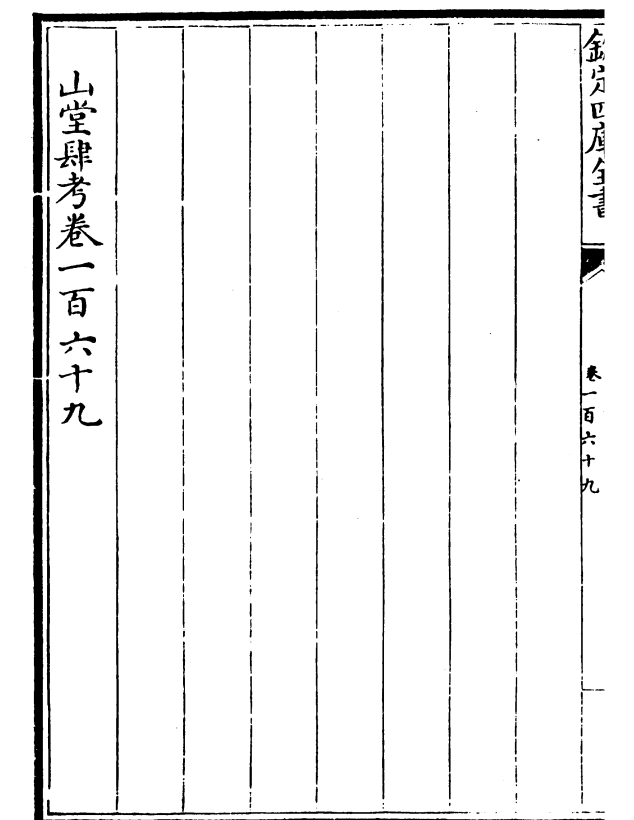
白居易西涼伎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娛賓犒士宴監軍獅子胡兒長在目有老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奈何仍看涼州伎取笑恣歡無所愧縱無智力未能收忍

取西涼弄為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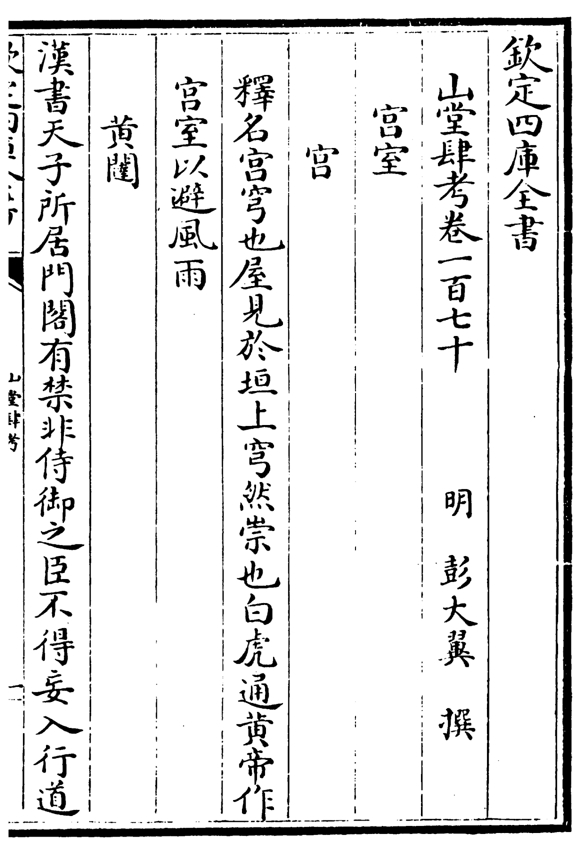
挑珠吐丸

宋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錫宴齋宮優人有襍手藏擫者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擫詩請賦一章英公賦云舞袖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端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七十　　明　彭大翼　撰

宫室

宫

釋名宫穹也屋見於垣上穹然崇也白虎通黄帝作宫室以避風雨

黄闥

漢書天子所居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

豹尾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黄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

紫房

三輔黄圖桂宫漢武帝造周迴十餘里宫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宫

雙闕

釋名宫門雙闕注云象魏闕也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故謂之闕周官太宰于正月之吉和布治於邦國

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其狀巍然高大故謂之魏闕使萬民觀之又謂之魏觀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曰雙闕

兩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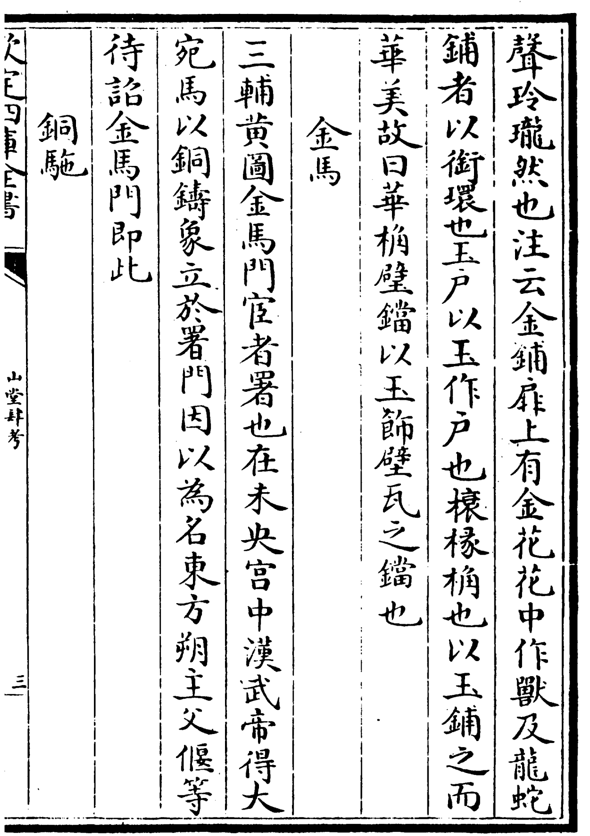
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宫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又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瓊室玉門

通鑑外記商紂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

金鋪玉戶

三輔黄圖漢蕭何造未央宫周迴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丈至孝武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壁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墄右平黄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



聲玲瓏然也注云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獸及龍蛇鋪者以銜環也玉戸以玉作戸也榱椽桷也以玉鋪之而華美故曰華桷壁璫以玉飾壁瓦之璫也

金馬

三輔黄圖金馬門宦者署也在未央宮中漢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等待詔金馬門即此

銅駞

晉索靖字幼安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銅駞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棲金爵

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注云建章宫正門曰璧門以璧玉為之觚稜闕角也角上棲以金鳳

宋秦觀詩金爵觚稜轉夕暉

鳴鐵鳳

杜工部詩陰沈鐵鳳闕蘇東坡詩鐵鳳横空飛綵繪又

云臥聽風簷鳴鐵鳳

景雲

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於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又天上有蔬珠宫

行雨

漢有朝雲館行雨宫

化人

周穆王時西胡有化人来王化人騰而上天乃即化人

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上實爲清都紫微即列子所云化宮是也又周有美人宮

望夷

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秦作之以望北夷

蘭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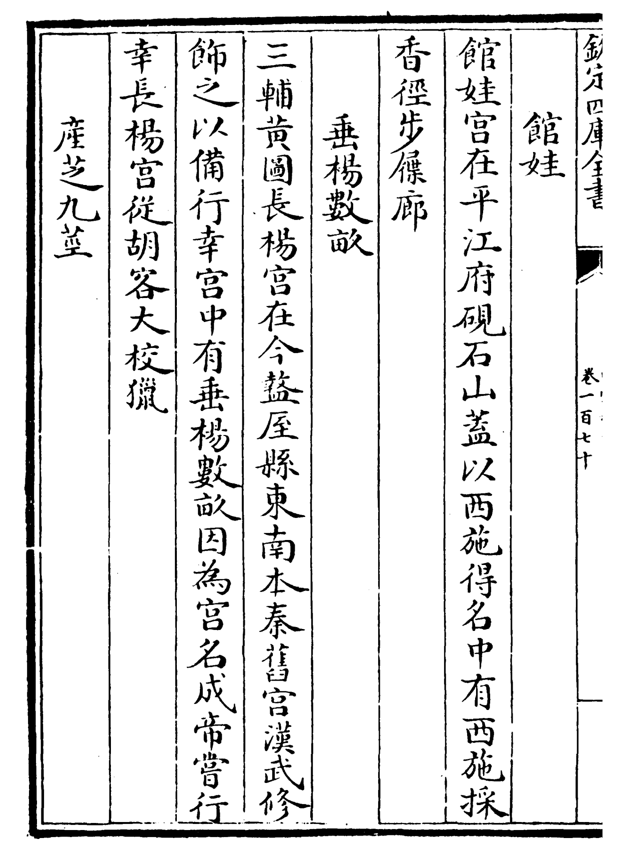
史記秦始皇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至蘭池宮逢盜見窘武士擊殺盜

梨園

宮在彰德府臨漳縣石虎自襄國至鄴毎舍輒立一行宮

思子

漢武帝時江充誣陷戾太子後案驗多不實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遂以千秋為鴻臚而族滅江充家又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館娃

館娃宮在平江府硯石山葢以西施得名中有西施採香徑步屧廊

垂楊數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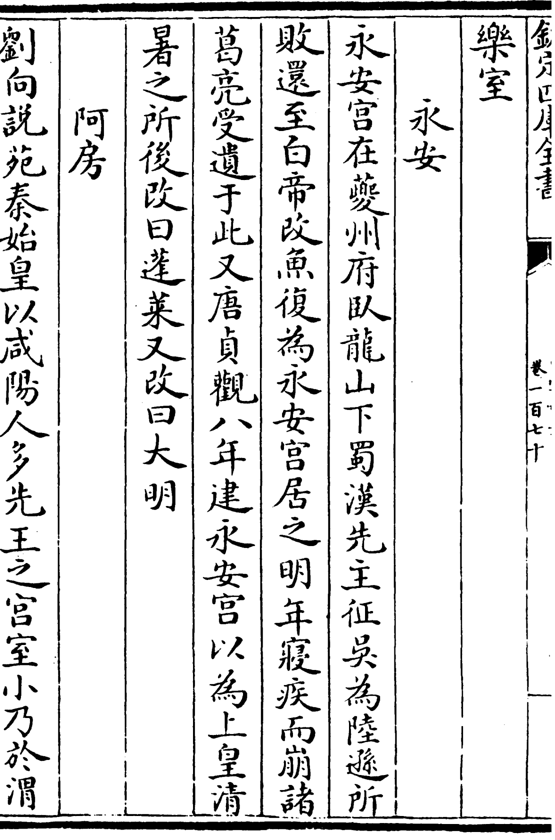
三輔黃圖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本秦舊宮漢武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宮名成帝嘗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

産芝九莖

黄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本秦林光宮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因山得名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元封二年甘泉房中産芝九莖

長樂

長樂宮本秦興樂宮漢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宮有鴻臺臨華殿温室殿長秋永壽永寧等殿宣帝元康四年有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至王莽改為長



樂室

永安

永安宮在夔州府臥龍山下蜀漢先主征吳為陸遜所敗還至白帝改魚復為永安宮居之明年寢疾而崩諸葛亮受遺于此又唐貞觀八年建永安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後改曰蓬萊又改曰大明

阿房

劉向說苑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室小乃於渭

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
為房也一説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于阿上為房也

長門

見樂章

厭災

漢武帝太初元年栢梁臺災粤人勇之迺言曰粤俗有
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于是作建章宮度為千

門萬户東鳳闕西虎圏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避暑

九成宫在麟遊縣西本隋仁壽宫唐太宗修以避暑更今名初太宗將幸九成宫馬周上疏曰車駕北行欲以避暑然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恐未安至永徽初又改名萬年宫後復舊

祈年延壽

漢宮闕名長安有祈年宮延壽宮避暑宮

步高望遠

黄圖京兆有步高宮有望遠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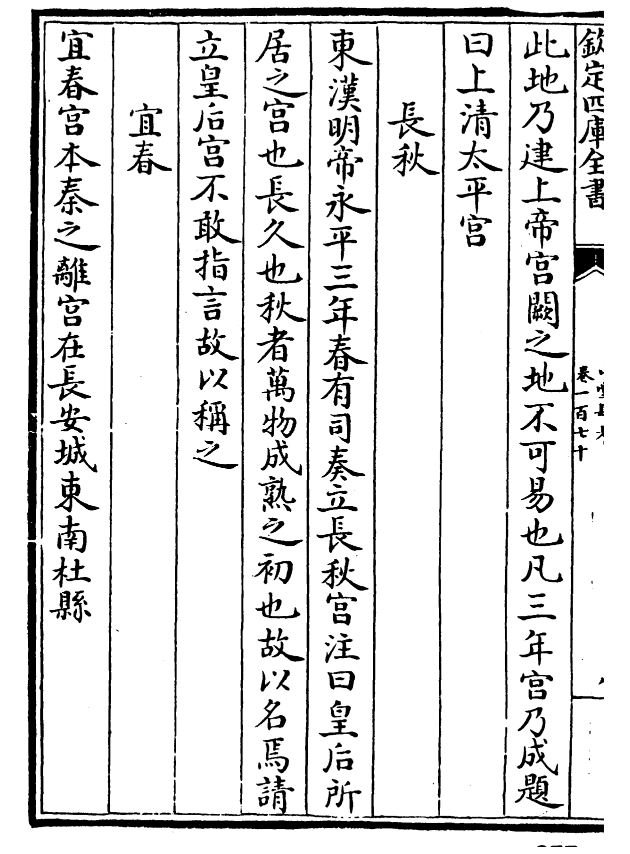
集靈

西岳記漢武帝巡省五岳禋祀豊備故立宮其下號曰

集靈宮

降真

宋太宗遣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真君忽降曰



此地乃建上帝宮闕之地不可易也凡三年宮乃成題曰上清太平宮

長秋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注曰皇后所居之宮也長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請立皇后宮不敢指言故以稱之

宜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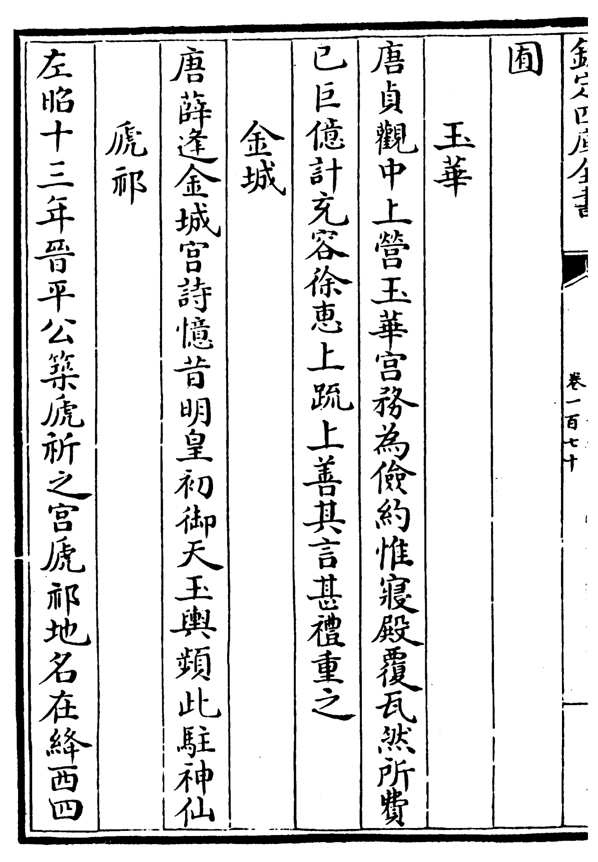
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

夷山堙谷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二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至十五年三月宮始成

接澗跨洛

隋煬帝大業元年敕宇文愷與内史舍人封德彝營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怪獸以實苑



圓

玉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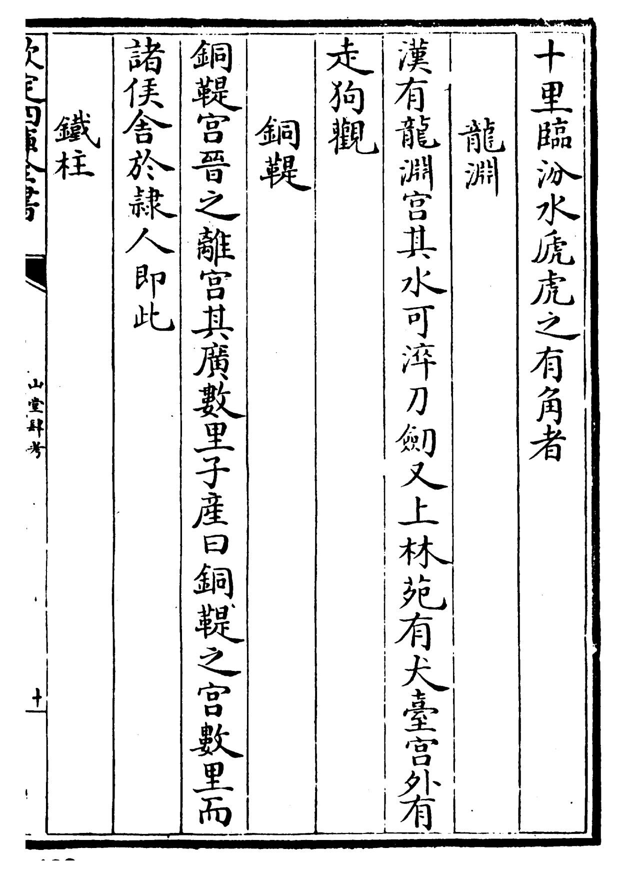
唐貞觀中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徐惠上疏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金城

唐薛逢金城宮詩憶昔明皇初御天玉輿頻此駐神仙

虒祁

左昭十三年晉平公築虒祈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



十里臨汾水虎虎之有角者

龍淵

漢有龍淵宮其水可淬刀劒又上林苑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

銅鞮

銅鞮宮晉之離宮其廣數里子產曰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即此

鐵柱

鐵柱宮在江西省城內宮前有井水黑色其深莫測與江水相消長鐵柱立其中相傳晉許真君旌陽所鑄以息蛟害者

綺岫

綺岫宮在東都永寧縣西五里唐顯慶三年置唐王建綺岫宮詩玉樓傾側粉牆空重疊青山遶故宮武帝去来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詩注武帝謂玄宗也

繡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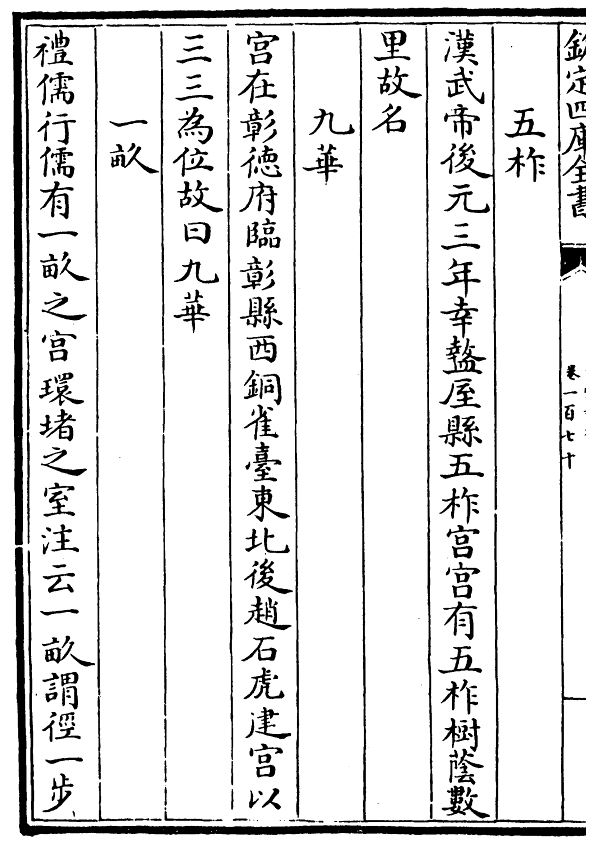
繡嶺宮在陜州城南朱家原唐顯慶初置李洞詩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翁猶唱開元太平曲

細腰

古楚宮在夔州府巫山縣西北楚襄王所遊之地宋黄庭堅有石刻所謂細腰宮是也或曰楚莊王建

高光

甘泉宮内有高光宮



五柞

漢武帝後元二年幸盩厔縣五柞宮宮有五柞樹蔭數里故名

九華

宮在彰德府臨彰縣西銅雀臺東北後趙石虎建宮以三三為位故曰九華

一畝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注云一畝謂徑一步

長百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各十步宮牆垣也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堵

四寶

漢武帝為七寶牀襍寶案前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

飛山宮

唐貞觀十一年作飛山宮魏徵上疏曰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

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

温泉宫

温泉宫在驪山之北以其為温湯所在故名温泉唐貞觀八年建至明皇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宫治湯為池環山列宫與貴妃遊樂白樂天所謂賜浴華清是也

興慶

宫在西安府東南五里唐南内也玄宗建内有文泰南薰大同等殿

顯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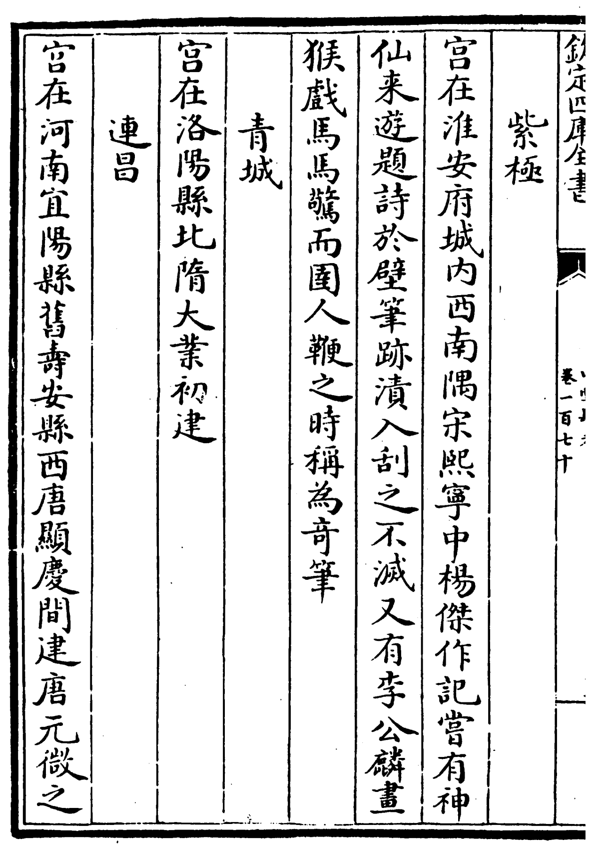
宮在洛陽縣皂澗隋煬帝建

上陽

宮在河南府閿鄉縣舊湖城縣西北隋時建又登封縣有三陽宮

太和

宮在西安府城南南山上唐高祖建名太和太宗改曰翠微內有含風等殿



紫極

宮在淮安府城内西南隅宋熙寧中楊傑作記甞有神仙来遊題詩於壁筆跡漬入刮之不滅又有李公麟畫猨戲馬馬驚而圉人鞭之時稱為竒筆

青城

宮在洛陽縣北隋大業初建

連昌

宮在河南宜陽縣舊壽安縣西唐顯慶間建唐元微之

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

延福

宮在開封府安遠門内宋徽宗建規制精巧莫與為比

慈寧

宮在杭州鳳凰山東宋大内紹興九年和議成太后有歸期高宗預作此宮於禁中

德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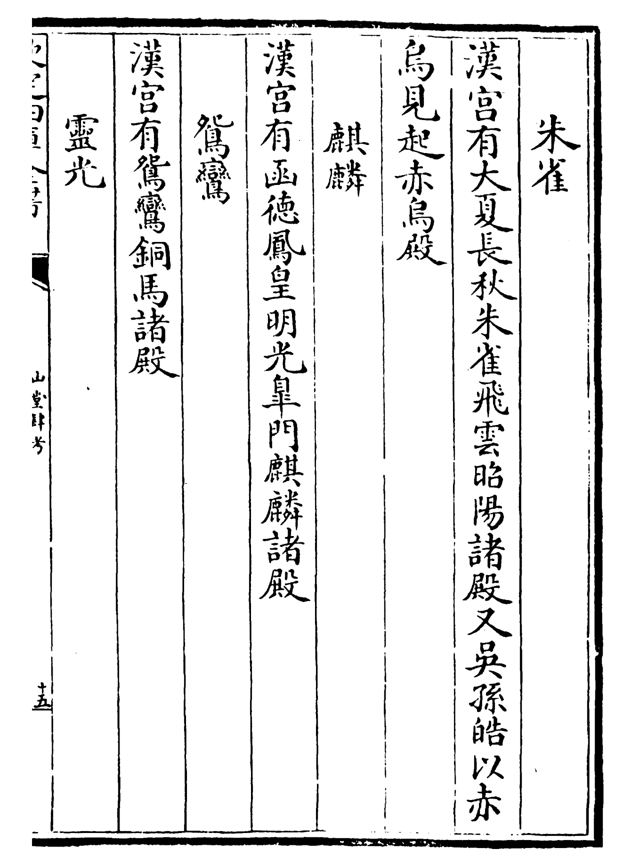
宮在杭州紹興末建高宗傳位孝宗退處於此後改曰慈福又改壽慈孝宗傳位光宗改曰重華光宗傳位寧宗又改曰壽康實德壽一宮而隨時異額也

殿

倉頡篇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秦始皇作前殿乃殿之所從始也

白虎

白虎殿在漢未央宮杜欽嘗對策於此



朱雀

漢宮有大夏長秋朱雀飛雲昭陽諸殿又吳孫皓以赤烏見起赤烏殿

麒麟

漢宮有函德鳳皇明光臯門麒麟諸殿

鴛鸞

漢宮有鴛鸞銅馬諸殿

靈光

漢王延壽字文考作魯靈光殿賦其序云魯靈光殿者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歟

芳樂

芳樂殿在金陵臺城內齊東昏侯建內有靈和殿齊孝武建

張禹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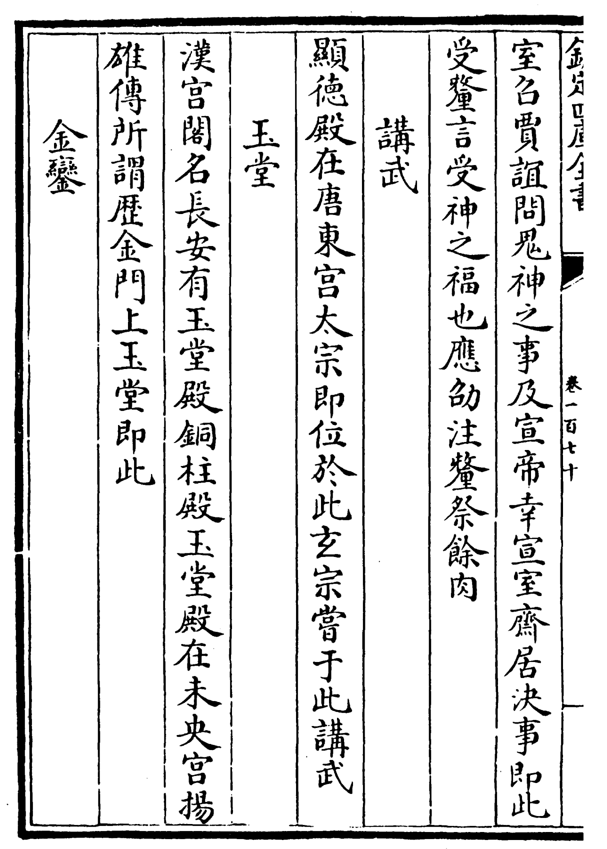
金華殿在漢未央宮成帝方向學鄭寛中張禹朝夕入說論語尚書于此

揚雄待詔

承明殿在未央宮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又玉帝殿名通明

受釐

宣室殿未央宮前正室也凡齋則居之漢文帝受釐宣



室名賈誼問鬼神之事及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即此

受釐言受神之福也應劭注釐祭餘肉

講武

顯德殿在唐東宮太宗即位於此玄宗嘗于此講武

玉堂

漢宮閣名長安有玉堂殿銅柱殿玉堂殿在未央宮揚雄傳所謂歷金門上玉堂即此

金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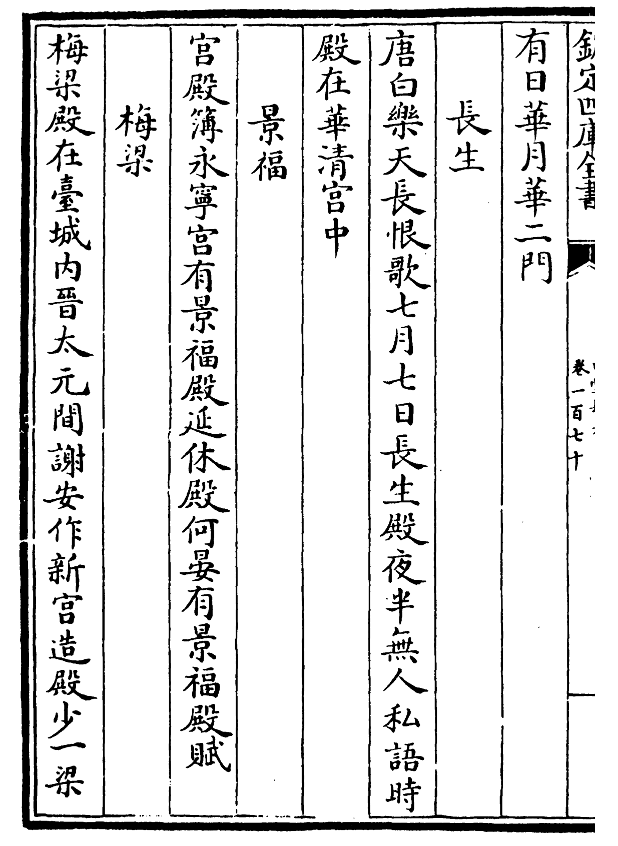
金鑾殿在宣政殿之北唐玄宗名見李白於金鑾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即此又筆談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三殿皆在其間

芙蓉

洛陽宮殿簿魏有太極九龍芙蓉九華百福諸殿杜詩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蓬萊

唐宣政殿北有紫宸蓬萊含元麟德等殿殿前東西廊



有日華月華二門

長生

唐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殿在華清宫中

景福

宫殿簿永寧宫有景福殿延休殿何晏有景福殿賦

梅梁

梅梁殿在臺城内晉太元間謝安作新宫造殿少一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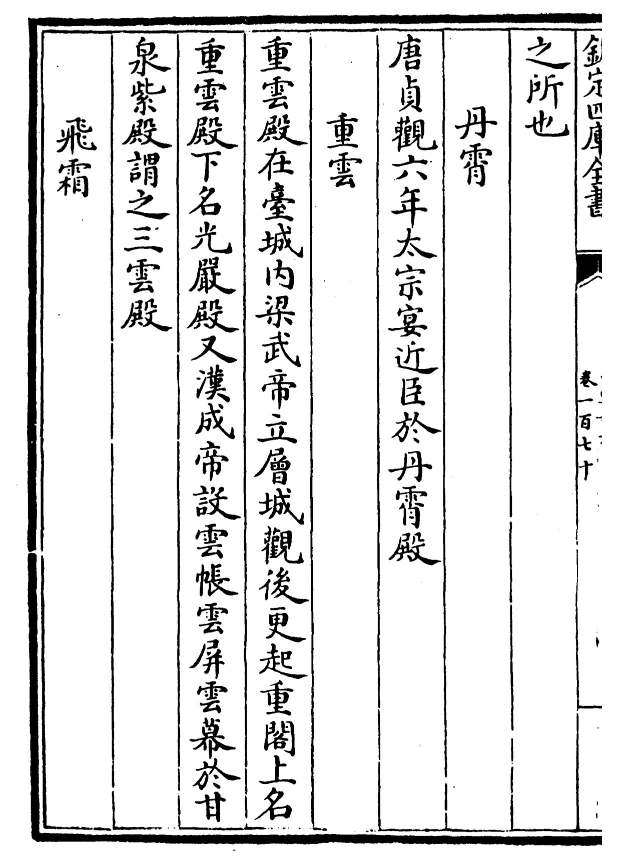
時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為梁及殿成乃畫梅花于上以表瑞也

樟柱

樟柱殿亦在臺城内陳高祖作太極殿少一柱忽有樟木大十圍長四丈餘自流於陶家渚遂取以造殿

紫宸

職官分紀施敬本上䟽曰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扆居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致敬



之所也

丹霄

唐貞觀六年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

重雲

重雲殿在臺城内梁武帝立層城觀後更起重閣上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又漢成帝設雲帳雲屏雲幕於甘泉紫殿謂之三雲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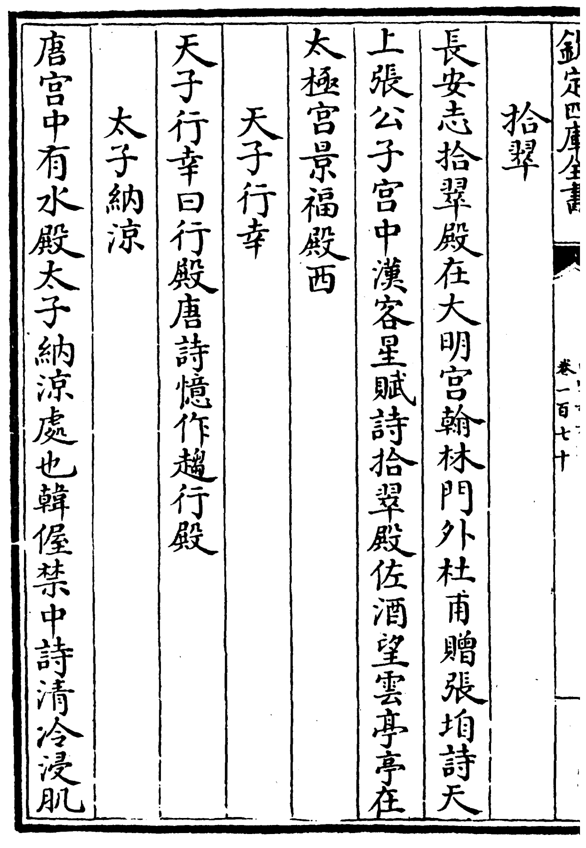
飛霜

唐太宗建驪山溫泉宮玄宗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其中有瑶光殿飛霜殿九龍殿老君殿長生殿有朝元閣

鄭愚津詩飛霜殿前日悄悄迎春亭下風颸颸

披香

唐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言曰此煬帝作耶何彫麗如此髙祖曰卿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云煬帝耶對曰臣但見瓊宮瑶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帝咨重其言



拾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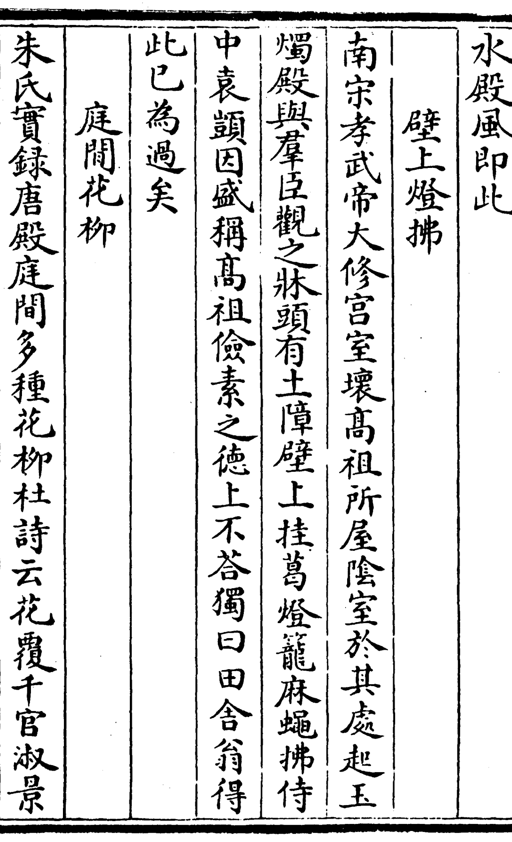
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杜甫贈張垍詩天上張公子宫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亭在太極宫景福殿西

天子行幸

天子行幸曰行殿唐詩憶作趨行殿

太子納涼

唐宫中有水殿太子納涼處也韓偓禁中詩清冷浸肌



水殿風即此

壁上燈拂

南宋孝武帝大修宫室壊高祖所屋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荅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庭間花柳

朱氏實録唐殿庭間多種花柳杜詩云花覆千宫淑景

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

居貴嬪

晉舊有昭陽顯陽二殿太皇太后所居永明中無太后羊貴嬪居昭陽西范貴嬪居昭陽東

宴命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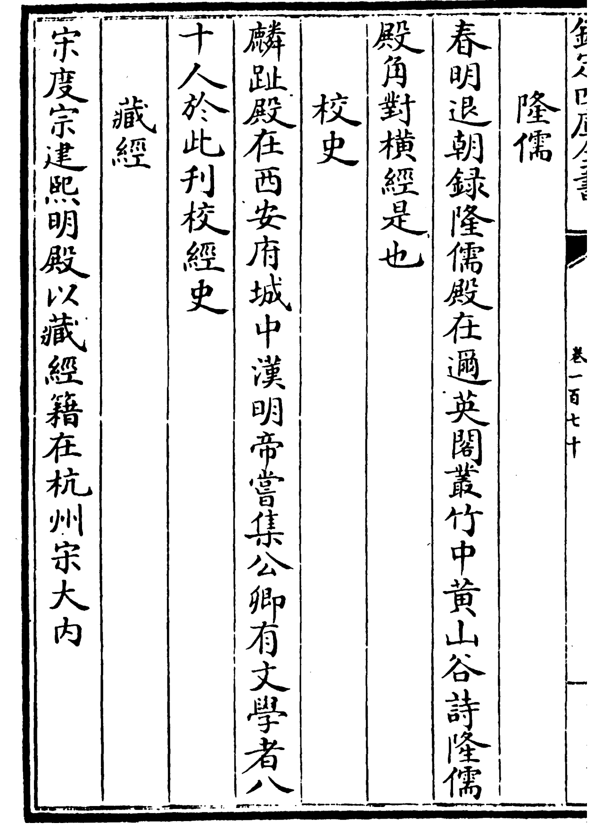
唐高宗開耀元年春正月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

貞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

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

延英

唐延英殿在宣政殿之東乃宰相啓事之所憲宗朝李絳當盛夏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又文宗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隆儒

春明退朝録隆儒殿在邇英閣叢竹中黄山谷詩隆儒殿角對横經是也

校史

麟趾殿在西安府城中漢明帝嘗集公卿有文學者八十人於此刋校經史

藏經

宋度宗建熙明殿以藏經籍在杭州宋大内

選德

宋乾道三年丙寅詔臣洪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之事

含章

臺城內有正光玉燭紫極含章等殿劉宋孝武追陋前規更造此殿也含章殿即壽陽公主人日卧簷下梅花點額處

誕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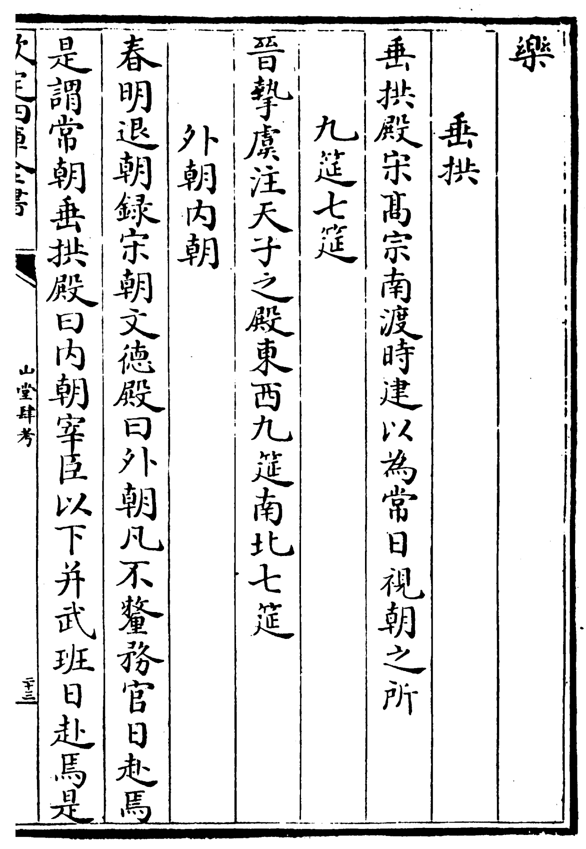
郭憲洞冥記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来蔽戶牖望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

奉母

慈元殿在廣州府宋末帝昺作于崖山以奉其母楊氏

雍和

唐宣宗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



樂

垂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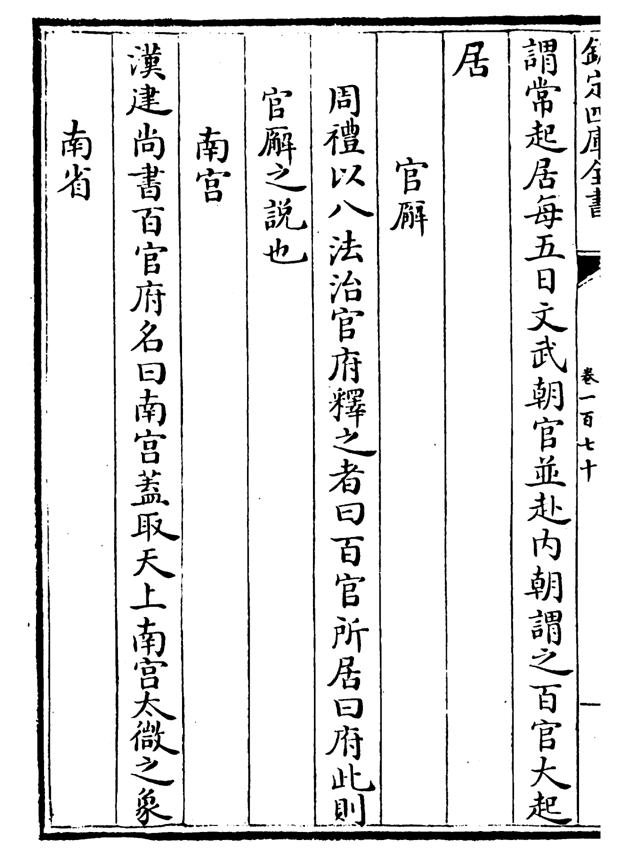
垂拱殿宋髙宗南渡時建以為常日視朝之所

九筵七筵

晉摯虞注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外朝内朝

春明退朝録宋朝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官日赴馬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内朝宰臣以下并武班日赴馬是



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並赴内朝謂之百官大起居

官廨

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之者曰百官所居曰府此則官廨之說也

南宮

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

南省

唐韓愈作孔戣墓誌臣與孔戣同在南省

堂皇

漢胡建傳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注室無四壁曰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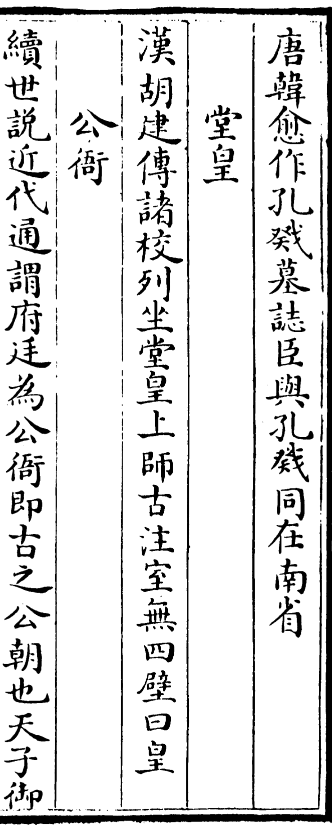
公衙

續世說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天子御

正朝名正衙

避正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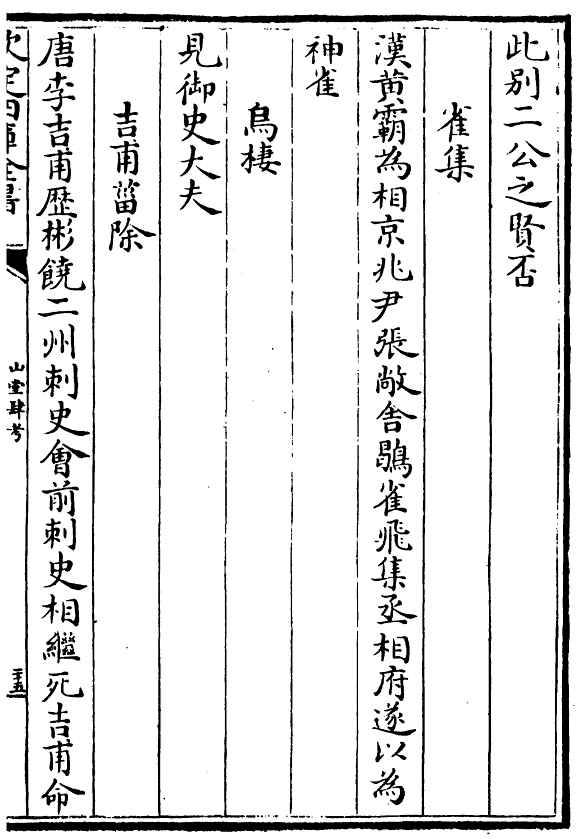
漢惠帝元年曹參為齊相齊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



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至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虚正寢

揮麈録吕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陜漕入朝微仲虚正寢以待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霤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



此別二公之賢否

雀集

漢黄霸為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遂以為神雀

烏棲

見御史大夫

吉甫留除

唐李吉甫歷彬饒二州刺史會前刺史相繼死吉甫命

畱除其廨然後視事

房琯繕治

唐房琯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多興利除害繕治

廨舍頗著能名

官舍得貍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不敢居之廣後穿壁

得貍殺之怪遂絶

廳事鳴蛩

雞跖集河中府有緑莎廳事唐治平中好事者常加澆溉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府詩緑莎廳事舊鳴蛩

廨舍喧擾

晉羅含字君章為相州别駕以才學知名以廨舍喧擾自於城西小湖安茅屋伐樹為牀織葦為席而居

廳事華侈

五代王浚為樞密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

禁毀舊府

晉羊祜都督荆州長史相繼死傳言有鬼怪害人皆云宜毀舊府祜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勅征鎮禁斷之

不徙官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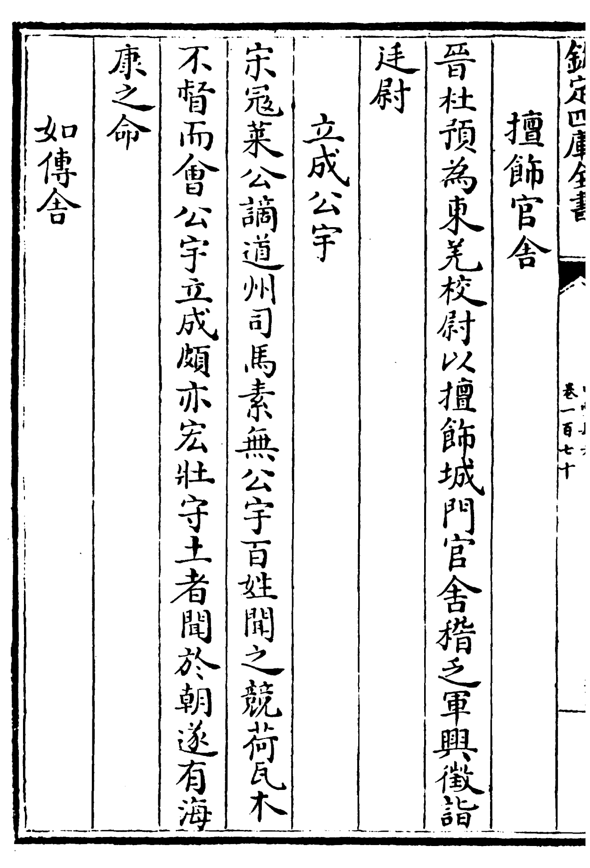
梁吕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私宅乎

市第為廨

唐趙惠伯為河南尹嘗市宰相楊炎第為官廨御史劾炎宰相與吏市私第貴取其直盧杞召大理正田晉評其罪晉曰宰相與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于是當以監主自盜罪絞

僦舍而居

石林燕語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然稍緩又多所泄漏



擅飾官舍

晉杜預為東羌校尉以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徵詣廷尉

立成公宇

宋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於朝遂有海康之命

如傳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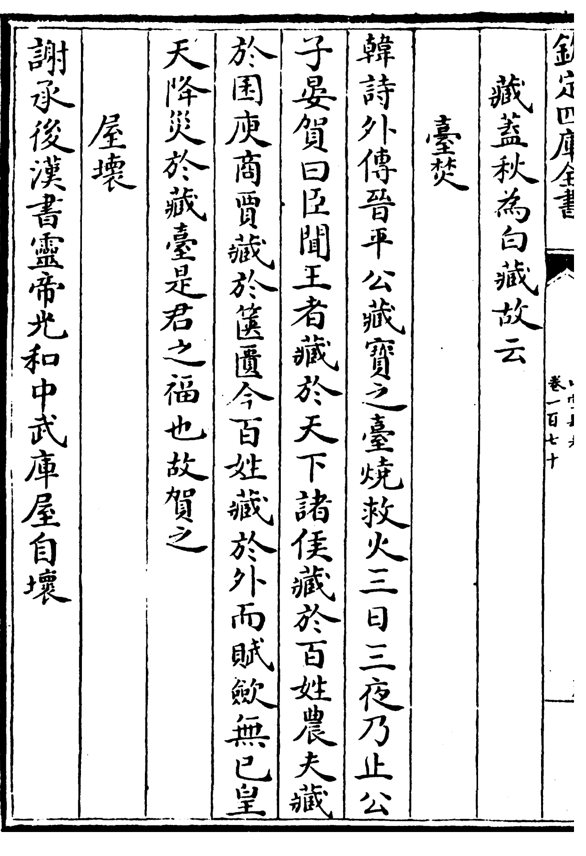
宋歐陽公詩嗟我官居如傳舍

如佛室

宋楊秀題太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詩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蔔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室一物也無唯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怒吽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

庫藏

釋名庫舍也舍也者言物所在之舍也魏有庫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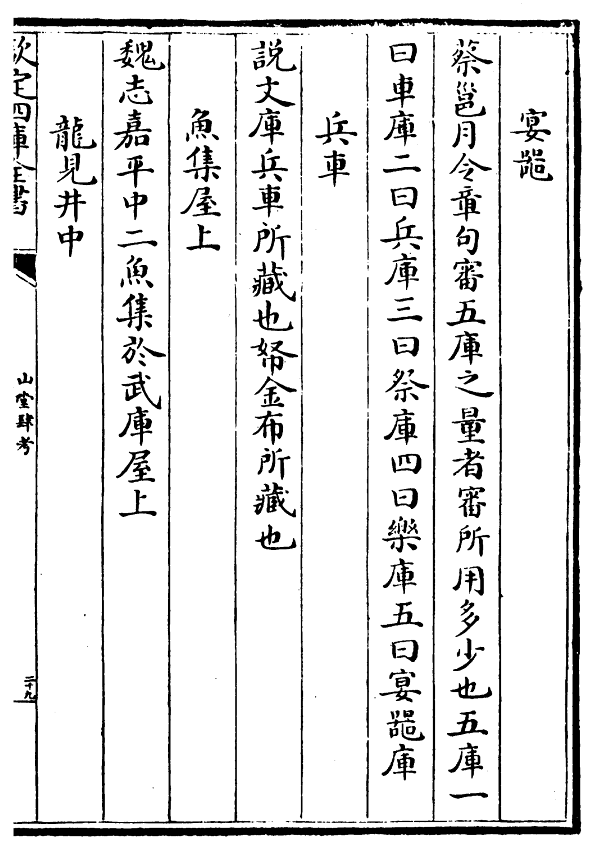
藏葢秋為白藏故云

臺焚

韓詩外傳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匵今百姓藏於外而賦歛無已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故賀之

屋壞

謝承後漢書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



宴龍

蔡邕月令章句審五庫之量者審所用多少也五庫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庫四曰樂庫五曰宴龍庫

兵車

說文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布所藏也

魚集屋上

魏志嘉平中二魚集於武庫屋上

龍見井中

晉書太康中有二龍見於武庫井中

小吏守藏

左傳三十四年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令史直曹

唐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脱為奸及闕播再遷給事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

廡署二庫

唐德宗始出幸奉天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進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别藏貢物陸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耆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税當委有司以制經用若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則蕩心侈欲終以餌寇

廊列三庫

唐陸宣公贄奏議忽覩古廊之下榜列三庫之名竊揣軍情或生觖望

自供乘輿

母將隆君房言大司農錢自供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也

請列別舍

唐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歲貢不貲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官庫饒豐

唐劉文靜曰晉陽士健馬强官庫饒豐

廥蔵殫耗

牛㣲改給事中留陳倉張濬伐太原引㣲為判官敕所在敦遣㣲太息曰王室方復廥蔵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為藩屏而又濟之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後濬果敗

館驛

宫室總論館客舍也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

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皆所以待朝聘之官也驛者置騎以備送迎也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一乘傳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

傳命

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奏事

漢王温舒爲河内守具私馬五十匹自河内至長安以

奏事

子産壞垣

左襄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張禹求地

見墳墓

置驛謝賓

漢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飾傳稱客

綱目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按厨謂飲食傳謂館舍

杜郵賜劒

秦王齕與趙戰不利武安君白起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强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為士伍遷之隂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劒武安君遂自殺按杜郵在今西安府咸陽縣東五里

皇華擲書

見鬼

乗傳詣雒

史記漢高詔酈商謂田横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舉兵加誅焉田横乃與其客二人乗傳詣雒陽

乗傳過家

蜀人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乗傳過家西人以為榮

欲待劉公

漢劉寵免太尉歸道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不知為寵也止言曰整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不納趙孝

王莽時趙孝父為田禾將軍孝以父任為郎嘗告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曰尋將到

取名善謔

善謔驛在襄陽府宜城縣北史記曰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王至此地放其鵠乃揭空籠往見王曰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俄飛去吾欲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

令士自殺買而代之是欺吾王也楚王曰齊有信臣若此乃厚賜而歸驛名善謔驛蓋取此

改名避賢

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侔我欲避公諱名為避賢郵

郵亭不修

漢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子惠始為彭城令宣從臨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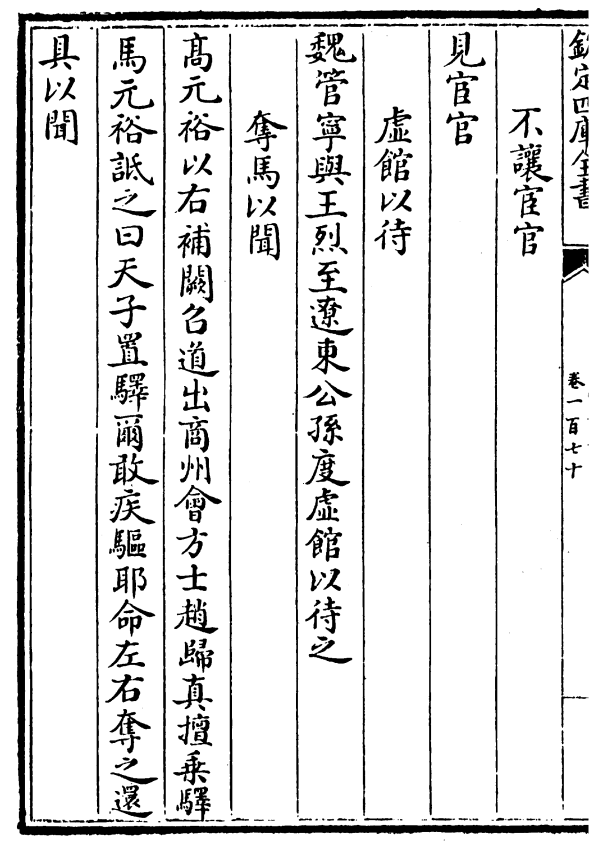
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驛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

驛傳能葺

見縣尹上

詐稱御史

漢書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



不讓官官

見官官

虛館以待

魏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待之

奪馬以聞

高元裕以右補闕名道出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之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耶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市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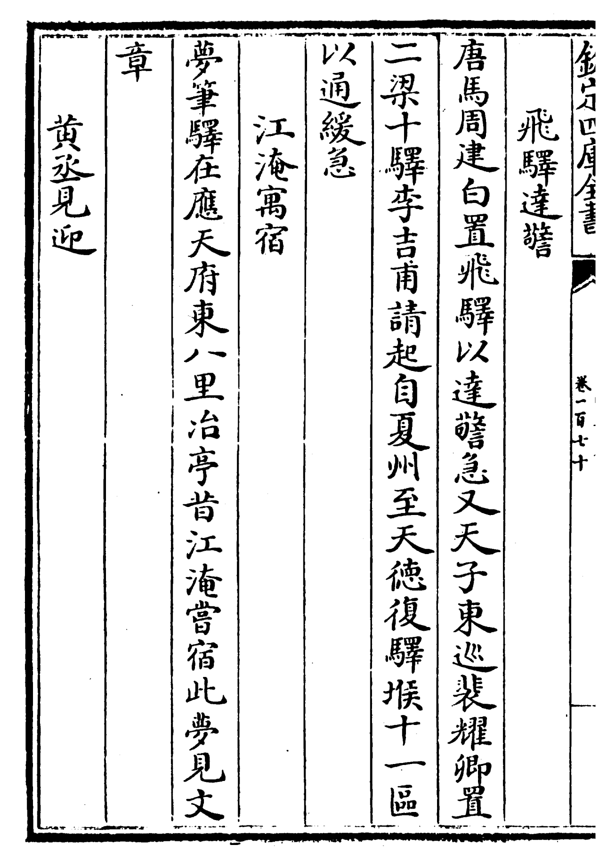
唐盧鈞拜華州刺史闗輔驛馬疲耗鈞為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又王疑為商州刺史州有治賦羨銀疑一無所取惟市馬以供驛用

募駛足

唐劉晏字士安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

馳驛入奏

唐温造使幽州還詔馳驛入奏



飛驛達譮

唐馬周建白置飛驛以達譮急又天子東巡裴耀卿置二梁十驛李吉甫請起自夏州至天德復驛堠十一區以通緩急

江淹寓宿

夢筆驛在應天府東八里治亭昔江淹嘗宿此夢見文章

黄丞見迎

唐元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驛贈黄明府詩其序曰昔年曽於解縣飲酒余爲觥録事嘗於竇明府廳有一人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因逃去此後絶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驛遂巡有黄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即曩日逃席黄丞也說向前事黄丞憫然而悟因饋酒樽䑲舟請余同載余不欲孤其意與之盡歡徧問褒陽山水則褒姒所奔褒城在其左 諸葛所征之路在其右感今懷古

作贈黄明府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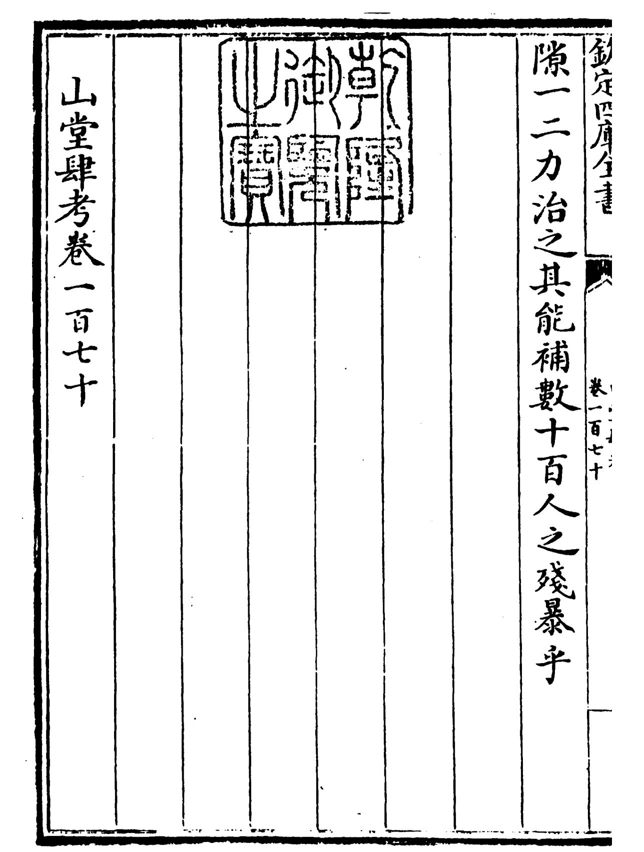
走轂奔蹄

劉禹錫管城驛記勞迎展躅絜之敬餞别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烟四時萬象来覛於我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

飼馬宿隼

孫樵褒城驛記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庭除甚蕪堂廡甚淺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

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来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顧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于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



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之殘暴乎

乾隆御覽之寶

山堂肆考卷一百七十